

古今紆籌

九十



08037

古今紆籌卷之九



男豫淳建侯父

浙水朱 錦文弼父轉

侄秦觀三願父

評正

男泌之長源父

孫男楷行甫父

宋太祖斬斫笠軍

南唐齊王景達將兵攻六合周將趙匡胤帥衆拒敵
殺獲近五千人溺死甚衆於是唐之精卒盡矣將士

有不致死力者匡胤陽爲督戰以劍砍其皮笠明日

古今紆籌

卷之九

一

徧閱其笠有劍跡者數十人斬之繇是莫敢不盡死
力

趙普請奪藩鎮兵權財穀

宋太祖初置諸路轉運使唐天寶來縻鎮屯重兵租
稅所入皆以自贍上供者甚少五代藩鎮益強率令
部曲主塲務厚歛入已而輸貢有數太祖問趙普曰
天下自唐季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八姓鬪戰不息生
民塗地吾欲爲國家長久計其道何繇普曰方鎮太
重君弱臣強今欲治之宜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

欽定與視背
創同調

刑權可自上
收利孔不可
自上開矯枉
者每利害參
焉宋以儒臣
節鎮去簪方
之重開單虛
之漸矣

浮梁不為我
害而利之固

知兵有善固

精兵則天下自安矣。乞命諸州度支經費外。凡金帛
悉送汴都。無得占。晉每籓鎮帥缺。即令文臣權知。所
在場務。凡一路之財。置轉運使掌之。雖節度防禦團
練觀察使及刺史。皆不預簽書財穀之籍。於是利盡
歸上。權亦併奪。

宋太祖授計劉光義伐蜀

劉光義伐夔州。初夔州有鑲江。為浮梁。上設敵棚三
重。夾江列礮。具光義等行。宋太祖示以地圖。指鑲江
曰。吾軍泝流至此。慎勿以舟師爭勝。當先以步騎襲

古今符籌

卷之九

擊之。俟其勢怯。即以戰權夾攻。取之必矣。及師至夔
州。距鑲江三十里。舍舟步進。先奪浮梁。復牽舟而上。
蜀制置使高彥儔。謂監軍武守謙曰。北軍涉遠而來。
利在速戰。不如堅壁待之。守謙不從。獨領麾下與光
義騎將張廷韓戰。敗走。廷韓乘勝登城。彥儔身被十
餘鎗。奔歸府第。整衣冠。望西北再拜。縱火自焚。而歿。

張詠定益州

宋太宗淳化五年。蜀中作亂。李順為帥。寇掠州縣。衆
至數十萬。詔以張詠知益州。得便宜從事。時宦官上

臣民皆從而
不開樵益樹
之歎矣

以米易鹽其
策良便

休哥意中無
繼倫乃繼倫
正喜出其意
外也

官正總兵討賊漸有成功頓兵不進專務飲博其下
恣橫剽掠寇勢張大詠至勉正親行臨發舉酒屬軍
拔曰爾曹蒙國厚恩此行當平醜類若老師曠日卽
此地還爲爾歿所矣正繇是決行深入大致克捷時
寇掠之際民多脅從詠諭以恩信使各歸田里且曰
前日李順脅民爲賊今日吾化賊爲民不亦可乎有
謀訴者詠灼見情僞立爲判決人皆厭服其爲政恩
威並用蜀民畏而愛之先是城中屯兵尚三萬人無
半月之食詠知民間舊苦米貴而廩有餘積乃下其
古今紓籌 八卷之九 三
佑聽民以米易鹽不踰月得米數十萬斛度有二歲
備乃奏罷陝西糧運帝聞之喜曰此人何事不能了
吾無憂矣

尹繼倫破休哥

宋太宗聞契丹復至遣李繼隆發鎮定兵萬餘護糧
數千乘趣威虜休哥聞之帥精騎邀諸途尹繼倫領
兵徼巡路遇之休哥不顧而南繼倫曰寇蔑視我耳
彼捷還則乘勝而驅我北去不捷亦洩怒於我將無
遺類矣爲今日計卷甲啣枚以躡其後彼銳氣前趨

不虞我至。力戰而勝。足以自樹。縱成亦不失爲忠義。豈可泯然爲胡地鬼乎。衆皆憤激。繼倫令秣馬候夜。人持短兵潛躡其後。行數十里。至徐河。天未明。休哥去大軍五里會食。訖將戰。繼隆方陣於前。以待繼倫。從後急擊。殺契丹一大將。衆皆驚潰。休哥方食失箸。短兵中其臂。創甚。乘善馬先遁。餘衆引去。

張洎陳備戎策

唐龍口國家
邊疆寔如涓
指然相距遠
絕緩急不足

宋太宗時契丹屢寇邊。張洎言中國禦戎惟恃險阻。今自飛狐以東皆爲契丹所有。旣失地利。而河朔列

古今符箒

卷之九

四

多恃昔人謂
其具不在邊
境終是萬論

壁皆具。城自固。莫可出戰。此又分兵之過也。請於沿邊建三大鎮。各統十萬之衆。常峙而守。仍命親王出

謹論曰指點
用兵之道良
是倘乘國富
強得重臣任
之不亦快乎
而竟以已矣
宋之不振奚

臨魏府以控其要。則契丹雖有精兵。豈敢越而南侵。制敵之方盡于此矣。宋琪亦言國家取燕于雄霸。直進非我戰地。如今大軍於易州。循孤山。涉涿水。抵桑乾河。出安保安寨。則東瞰燕城。纔及一舍。此周德威取

燕之路。下視孤壘。浹旬可克。山後入州。聞薊門不守。必盡歸降。勢使然也。然兵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若選使通好。弭戰息民。此亦策之得也。李昉王禹偁

亦多以修好爲言帝嘉納之

耶律休哥禦曹彬

曹彬將兵伐契丹太宗謂曰潘美但先趣雲朔卿等以十萬衆聲言取幽州且持重援行不得貪利虜聞大兵至必悉衆救范陽不暇援山後矣及彬等乘勝而前所至克捷每捷聞帝訶其進軍之速彬旣次涿耶律休哥兵少不敢戰夜則令輕騎掠其單弱以脅餘衆晝則以精銳張其勢又設伏林莽以絕糧道彬居涿食盡退師雄州以援餽餉帝聞之曰豈有敵在

夜則掠其單弱晝則張其精銳用少之機權蓋如此

古今行箴

卷之九

五

前及退軍以援芻糧失策之甚遣使止彬勿前引師緣白溝河與米信軍接俟美盡畧山後地會田重進東下合勢以取幽州諸將聞美進累捷耻握重兵不能有所攻取謀議蜂起彬不得已發糧與信復趣涿休哥以輕兵來薄伺蓐食則擊離伍單出者繇是軍士結方陳兩邊而行時方炎暑軍渴乏井澆淖而飲九四日始至契丹王隆緒與其太后自馳羅口將大兵應援戰于峻溝關彬信敗無復行伍夜渡拒馬河南趣易州方頻沙河而農休哥引精兵躡之驚潰成

者過半沙河爲之不流

張齊賢敗契丹

契丹薄代州副都署盧漢賚畏懦保壁自固張齊賢選廂軍二千出禦之誓衆感慨無不一當百契丹少

却先是張齊賢遣使約潘美以并師來會使爲契丹

所執俄而美使至云師出柏井得密詔云東路王師

敗訶并之全軍不許出戰已還州矣契丹兵塞州齊

賢曰敵知美來而不知美退乃閉美使室中夜發二

百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西南三十里列幟燃芻

古今紆籌 卷之九 六

契丹遙見火光中有一旗幟意謂并師至駭而北走

齊賢先伏步卒二千於土銜砦大擊敗之

王韶解河州圍

吐蕃水征寇河州勢方盛王韶自京師還至興平乃

與李憲日夜馳至熙州熙方守城韶命撤之選兵得

二萬人諸將欲趣河州韶曰賊所以圍城者恃其外

援也攻其所恃則圍自解乃直趣定羌城破西番結

河川族斷夏國通路進臨寧河分命偏將入南山水

征知援絕拔柵去韶還熙州以兵循西山繞踏白城

不知美退故其策行亦惟執前使故知美來

破其所恃不攻自解必力爭于河州則勝負未可知

後焚賊八十帳，斬首七千餘級。木征窮威，率酋長詣軍門降。

郭逵不欲棄綏州

崑名山以綏州降，种諤受之。夏人遂殺楊定，朝議恐起邊釁，欲棄綏。逵曰：虜旣殺王官，而又棄綏，不守見弱殊甚。且名山舉族來歸，當何以處？旣夏人議以塞門安遠二砦來易，逵曰：此正商於六百里之策也。非先交二砦，不可與遣趙高與夏使議。惟言砦塞高曰：二砦之北，舊有三十六堡，且以長城爲界。西平王所古今緝纂卷之九

七

法退不避達
寧避詔不棄
綏州是矣

移書固在也。夏使驚不能對，遂寢其請。初詔焚綏州，逵匿而不下。帝以問大臣，皆不知。逵乃自劾，達詔之罪。夏人又求以景詢易名山，逵曰：詢亡命庸人也。於事何所輕重？以易名山，則番酋無復向化矣。逵調得殺楊定者姓名，諜告將斬以謝罪。逵曰：是且梟次囚，給我耳。乃貌李崇貴，韓道喜狀示之。虜驚懼，乃執二犯以獻。

王韶趣險繇間破瞎征

王韶城渭源堡，羗族保險，諸將請置陳平地。韶曰：賊

趨險置陣鹿

兵逆擊法所

云灰地吾將

示之以不活

也

孫竹牛嶺張

盧聲而響師

武勝此攻攻

其無備耳

不捨險來鬪。則我師必徒歸。今已入險地。當使險爲

吾有。乃徑起林邦山。壓敵軍。而陣賊乘高下鬪。師小

却。韶躬授甲冑。麾帳下兵逆擊之。羗大潰。會稽征度

洮來援。餘黨復集。韶戒別將孫竹牛嶺張軍聲。而潛

師越武勝。破賸藥等。遂城武勝。建爲鎮。洮軍尋攻爲

熙州

王韶避銳擊定羗降賸征

景思立敗於踏白城。賊遂圍河州。王韶馳至。熙方城

守命徹之。選兵得二萬。議所向。諸將欲趨河州。韶曰

古今紆壽

卷之九

八

賊所以圍城者。恃有外援也。今知救至。必設伏待我

且新勝氣銳。未可與戰。當出其不意。以攻其所恃。此

所謂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者也。乃直扣定

羗城。破結河族。斷夏國通路。進臨寧河。賸征知援絕

拔柵去。初思立之敗。羗勢復熾。朝廷議棄熙河北。韶

自熙還。以兵循西山。繞出白踏後。焚帳入干。賸征窮

感丐降俘以獻

曹瑋微言殺叛卒

渭城戍卒叛。有告者至。曹瑋方對客奕棋。遽曰。吾遣

劉鄩殺王孝

滅同此法

之也。夏人聞之，卽斬叛者，投其首於境上。

曹瑋處置羗夷

羗人殺邊民，入羊馬贖罪。曹瑋下令曰：羗自相犯，從其俗；犯邊民者，論如律。自是無敢犯。羗田多爲邊人所市，致單弱不能自存。因沒彼中，瑋盡令還其故主。後有犯者，遷其家內地。募弓箭手，試其強弱，勝者與田二頃，再令課市一馬。馬勝甲，官藉之，加五十畝。至三百人以上，團爲一指揮，要害處爲築堡，使自塹。其地爲方田環之，立馬社，一馬爲衆出錢，市馬降者旣

古今新籌

卷之九

九

多，因置屬羗百帳以上，其首領爲本族軍王，次爲指揮使。又其次爲副指揮使，不及百帳爲本族指揮使。其蕃落將佐，止於本軍叙進，以其習知羗情，地利不可他徙。開邊壕，廣深各一丈五尺，山險處，因其峭絕治之，使足以限敵。

富弼止盜法

富弼言於仁宗曰：多有兇險之徒，始初讀書，卽欲應舉，及其長立，所學無成，雖稍能文，不近舉業，仕進無路。心常快快，頗多史傳，粗知興亡，以至討尋兵書，習

學武藝。因此張大胸膽。遂生權謀。每遇災祥。便有靈

議自負。所圖甚大。蔑視州縣。既不應舉。又不別營進

身。往往晦名詭姓。潛跡遁形。乃與其徒密相結扇。此

輩散在民間實多。縱無成謀。亦能始禍。要在得而磨

之。使所謀不成。乞命臣僚可委者。多方採訪。如有此

等之人。作草澤遺逸。薦於朝廷。隨其所能。量加恩命。

富弼言客軍戍守不便

張齊賢爲涇原諸路經畧使。請募江南丁壯。以益戍

兵。真宗曰。此不惟動搖人心。抑使南方之人。遠戍西

古今奸善 卷之九

鄙。甚爲不便。富弼曰。戍守之兵。自古以客軍爲非便。

蓋不諳邊事之艱苦。不識山川之險易。守則不固。戰

則多敗。其數雖多。未若土兵少而精也。得守邊之策

矣。

夏竦條陳十事

夏竦知涇州。上奏曰。繼遷當太宗時。逃遁窮感。而累

歲不能勦滅。先帝惟戒疆吏。謹烽候。嚴卒乘。來卽逐

之。去無追捕。然自靈武陷沒。銀綏割棄。以來。假朝廷

威靈。其所役屬者。不過河外小羗耳。况德明元昊。相

各軍戍守非
便千古宜爲

水戒且遠戍
道里之費可

九土兵之餉
半而千里募

兵防送頗艱

募土人併小
砦其說最甚

繼猖獗以繼遷窮蹙比元昊富貴勢可知也以典軍
習戰之帥方今沿邊未試之將勇怯可知也繼遷窟
伏平夏元昊窘穴河外地勢可知也若分兵深入糗
糧不支進則賊避其鋒退則敵躡其後老師費糧深
可虞也若窮其巢穴須涉大河長舟巨艦非倉卒可
具若浮囊挽縋聯絡而進我師半濟賊勢掩擊未知
何謀可以捍禦臣以爲不較主客之利不計攻守之
便而議追討者非良策也因條上十事一教習強弩
以爲奇兵二羈縻屬羗以爲藩籬三詔唃廝囉并力
古今紆籌
八卷之九
十一

破賊四度地勢險易遠近砦柵多少而增減屯兵五
詔諸路互相應援六募土人爲兵以代東兵七增置
弓手壯丁以備城守八併並邊小砦以完兵力九聽
關中民入粟贖罪以贍邊計十損並邊冗兵冗官以
紓饋餉

韓琦經畧秦鳳

秦鳳爲西賊
內侵門戶是

非益兵設埃
不可

掠亂之所以
弊賊

韓琦爲秦鳳經畧上言請於鄜慶渭三州各益兵三
萬人拔勇畧將帥統領訓練預分部曲遠斥堠於西
賊舉動之時先據要害來則命駐劄之兵觀利整陳

併力擊之。又於西賊未集時，出三州已整之兵，淺入大掠，或破其和市，招其種落，築壘拓地，別立經制，朝廷節度省費，傾內帑三分之一，分助邊用，使行間覘賊，如此則二三年間，賊力漸屈，平定有期矣。

范仲淹陳攻守

屯田以戍古今之便策也

范仲淹以元昊屢爲邊患，乃上攻守二議。其議守曰：西戎居絕漠之外，長河之北，倚遠恃險，未易可取。每舉衆犯邊，風集雲散，未嘗聚養，建官置兵，不用祿食。中國則遠戍之兵，久不代，負星霜之苦，懷鄉國之望。

畢竟用土兵爲便

古今筭籌

入卷之九

十二

西戎無戍守之勞餽餉之費在中國則須以屯足餉卹民卽兵

日給廩食，月給庫緡，春冬衣鞋，饋輸滿道，國用屈乏，軍情愁怨。此中原積兵之憂，異於夷狄也。臣謂塞垣鎮守，當務經遠。趙克國興屯田，大獲地利，遂破先零。魏武威令帶甲之士，隨宜懇闕，故不甚勞。大功克舉，數年之中，所在積粟，食廩皆滿。唐置屯田，天寶八年，河西收二十六萬石，隴西收四十四萬石，祿武日分建諸侯，以其利而利之，使其食地之毛實，役其人民之力，故賦稅無轉徙之勞，徭役無怨曠之嘆。其議攻日延州之西，慶州之東，有賊界百餘里，侵入漢地，可

一 招募附遠族爲長計

攻之處具在於此軍行入界當先布號令生降者賞
殺降者斬得精強者賞害老幼婦人者斬拒者併力
以修之服者厚利以安之逃遁者勿追疑有質也居
者勿遷俾安土也乃大爲城寨以据其地俟其堅牢
番土兵守之方諸舊寨必倍其數使使臣安撫之嚴
其戒曰賊大至則明斥堠召援兵堅壁清野以困之
小至則扼險設伏以待之如此則分彼賊勢振此兵
威所用主兵官員使臣勇夫身死者居其前策應者
居其次使臣中可當一隊者參以前隊有心力幹事

古今訂籌

卷之九

十三

者營立城寨後漢段紀明以騎三千步萬人車三千
輛錢五十萬億三冬三夏大破諸羗平定一處城寨
則更圖一處爲援守之策其守策曰久守之計須用
土兵諳山川習戰鬪比之東兵百倍然緣邊次邊土
兵數少分守不足更當於要便城寨招置土兵若近
邊願改隸者卽遷其家集之何則關內諸兵多出遠
戍征夫不保其家娶婦頗多犯法如得并遷在營父
母妻子樂於團聚戰則相救守則相安又緣邊無稅
地所招弓箭手各使聚居險要每兩指揮共修一堡

正謂入戰家
守

遷近裏土兵
大有轉移省
踐更之苦有
土著之便

我而向我則
整散掠則懈
故擊之易

彼專我散只
今邊患猶然

與城寨相應。彼戎小至，則使弓箭手與諸寨土兵共
力捍禦。彼戎大舉，則二旬之前，必聞舉集。我之次邊
軍馬，駐於堅城，則待敵之進退。彼重兵必循大川而
行，俟其得勝，使我師沮不出。方敢散兵虜掠。過越險
阻，我若持重不戰，則彼糧草無所給，牛羊無所獲。不
數日，人馬困斃，且不敢越險。又未能決勝，必不得已
而散兵虜掠。我於山谷村落中，伏精銳以待之。彼散
掠之兵，輕而寡弱，可擊可逐。欲長驅深入，我則使諸
將出奇兵以躡其後。欲全師以歸，我則使諸城出兵
以乘其弊。此守策之要也。其攻策曰：臣常計陝西四
路之兵，數幾二十萬。然各分守城寨，故每歲戰兵不
過二萬餘人。坐食芻糧，不敢舉動。歲歲設備，常加寇
至，不知果犯何路。賊界則不然，種落散居，衣食自給。
忽爾點集，并一路故犬羊之衆，動號十餘萬。以我分
散之兵，拒彼專一之勢，衆寡不敵。遂及於敗。且彼爲
客當勞，而返逸。我爲主當逸，而反勞。我若復用此計，
彼勞我逸，則取勝必矣。請於鄜延環慶涇原路，各選
將佐三五人，使臣一二十人，步兵二萬，騎兵三千，以

爲三軍以新定陳法練訓歲餘俟其精勇然後觀城
之際使三軍互掠於橫山降者厚賞各令安土拒者
併兵急擊必破其族假若鄜延一軍先出賊必大舉
來應我則退守邊寨或據險要不與大戰不越旬日
彼自困弊勢將潰歸則我環慶之師復出焉彼若再
圖點集來拒王師則又有涇原之師乘間而入彼則
奔命不暇部落孳怨我則兵勢自振三五年間山界
可以盡取此春秋時吳用三師破楚之策也

范仲淹請修京城

古今新籌

入卷之九

十五

宋都汴四面
受敵本不可
不備况契丹
再舉再利目
中有中國否
○金元以後
虜心益具中
國陷虜防虜
當亦異

宋仁宗時范仲淹言北戎久強苟不大爲之備禍未
可量後唐無備契丹再舉直陷洛陽石晉無備契丹
再舉直陷京師故契丹之心至今驕慢必謂邊城堅
而難攻京師坦而無備一旦稱兵必謀深入若京城
堅固則戒河朔重兵勿與之戰彼欲戰不能謀深入
則前有堅城後有重兵必將沮而自退退而不整邀
之可也是則修京城者非徒禦寇誠以代深入之謀
也漢惠帝起六百里內男女城長安二年而畢唐明
皇時城長安九十日畢考法於古擇利於今京城之

修蓋無疑矣。然須二年成之。則民不勞苦。人不驚駭。
晁仲約禮惠却賊

宋仁宗時。羣盜剽劫淮南。將過高郵。知軍晁仲約。度
不能禦。令富民出金帛。具牛酒。使人迎勞。且厚遣之。
盜悅徑去。不爲盜事。富弼欲誅仲約。范仲淹欲宥
之。

寇準力勸親征

契丹寇澶洲。帝自將禦之。羣臣多諫阻。欲還內。寇準
曰。陛下入。則臣不得見。大事去矣。請無還。畢士安力

古今新纂

卷之九

一六

勸如準所請。帝乃議親征。召羣臣問方略。時以虜寇
深入。中外震駭。王欽若請幸金陵。陳堯叟請幸成都。
帝以問準。準心知二人謀。乃陽若不知者。曰。誰爲陛
下畫此策。罪可斬也。陛下神武。將臣協和。若大駕親
征。敵當自遁。不然。出奇以捷其謀。堅守以老其師。勞
佚之勢。我得勝筭矣。柰何棄廟社。欲幸楚蜀。所在人
心崩潰。敵乘勝深入。天下可復保耶。意乃決。

范仲淹延州訓兵

范仲淹。淹知延州。先是詔分邊兵。總管領萬人。鈐轄領

幸楚蜀原非
計但細觀澶
淵之役疑於
城下之盟

國朝譚二華
公初至台台
未有兵倭寇
集台公權宜
賂倭俟再抵
台復意公之
賂也公以精
兵破之是又
以賂枉賊爲
賊賊之地

將以官爲序

此警沿于今

不葺可恨可

嗚

西人呼知州

爲老子

五千人。都監領三千人。寇至，擲之。官卑者先出，仲淹日將不擇人，以官爲序，取敗之道也。於是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分六將領之。日夜訓練，量賊衆寡，使更出禦。敵人聞之，相戒曰：無以延州爲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

种世衡與壘開營田

西邊用兵，備不足。种世衡建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請因其廢壘而興之，以當寇衝。則右可固，延安之勢左可致。河東之粟，北可圖。銀夏之舊，朝廷從古今新壽。

卷之九

十七

可作開邊長

弊

之命董其役。夏人屢出爭，世衡且戰且城。然處險無泉，議不可少鑿地百五十尺，始至於石。石工辭不可穿，世衡卽命屑石一畚，酬錢一百，卒得泉。又開營田二千頃，募商賈貸以本，使通貨，贏其利，城遂富實。

种世衡恩信結羗酋

种世衡在寬州，間行部族，慰勞酋長，或解所服帶與之，有以敵情來告者，卽與之飲，以是屬羗皆樂爲用。再知環州，有牛家族奴訛者，素徇強，莫克謁，羗守世衡約至其帳，是夜雪深三尺，左右以地險難往，世衡

曰吾方以信結諸羌可失期哉遂往奴詭方卧帳中世衛感起之因大驚率其族羅拜聽命羌首部落慕恩最强世衛嘗夜與飲出侍姬佐酒世衛忽起入內壁間潛窺之則慕恩與侍姬狎語世衛出掩之慕恩慚請罪世衛笑曰君欲之耶遂以遺之慕恩繇是竭其死力有二族抗世衛命慕恩出兵誅之百帳皆畏莫敢貳衛令諸族置烽燧急則舉燧介馬以待相與應援無或後者

種世衛間去二將

古今新書

卷之九

十一

元昊腹心二將號野利王天都王者最爲毒害清澗僧王嵩世衛察其堅朴可用誘令冠帶因獲賊功表授指揮使又爲方辦其家事嵩旣感世衛反以他事掠治之械繫數日極其楚痛終不怨後語之曰吾將使汝其苦有甚於此者汝能爲我卒不言否嵩諾乃遺野利書致衲衣間密縫之視以非瀆歟不得泄若泄時當負恩不能成將軍事也又以畫龜一幅棗一葦遺野利野利度必有書索之嵩目左右又對無有野利乃上元昊昊召嵩并野利至百里外詰問至

每楚終不說。又私召至宮。曰：不速言。死矣。乃命曳出。斬之。嵩乃大號而言曰：空死不了。將軍事矣。吾負將軍。急問之。於是禡衲衣。取書。進入。吳陰遣愛將假爲野利。使使世衡。世衡疑。令官屬問興州。則詳迫野利。所部多不悉。適擒生虜。令隙中覘之。因言使者姓名。果元昊使。乃厚遣之。使者至。嵩卽還。而野利報死矣。因設祭。境上書祭文于版。述二將相結有意本朝。悼其垂成而失。其祭文雜紙幣中有虜至。急爇之。以歸版字。不可遮滅。虜得之。以獻元昊。亦并去天都。元昊告今紆籌。

卷之九

十九

既失腹心之將。悔恨無及。乃定和議。

元昊計敗任福

元昊遣人至延州議和。韓琦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命諸將戒嚴。而自行邊。琦至高平。元昊果遣將寇渭州。琦乃發鎮戎軍。命任福將之。桑慆爲先鋒。朱觀武。英。劉肅各以所部從。與賊戰於張家堡。斬首數百。敵棄馬羊。索駝。佯北。謀傳敵兵少。福等頗易之。薄暮與慆合。好水川觀英屯籠絡川。相距五里。會兵川口。不知已陷伏中矣。時元昊自將精兵十萬。營川口。候者

看虜何等詭
敵易之所以
取敗

凡行師無論
墮敵計奇物
異事禁無以
亂耳目然此
非旦夕威令
之致
鴿哨老旗借
以動觀聽使
惑亂可取勝

言夏人皆有些不多詰旦福與惲出六盤山距羊牧
隆城與夏軍遇諸將知墮敵計勢不可晉遂前格戰
惲於道傍得數銀泥合封襲謹密中有動躍聲疑莫
敢發福至發之乃懸哨家鴿百餘自中起盤飛軍上
於是夏兵四合惲馳犯其鋒福陳未成列賊縱鐵騎
突之自辰至午衆欲據勝地忽夏人陣中樹鮑老旗
惲等莫測旣而旗左麾左伏起右麾右伏起自山背
下擊士卒多墜崖塹相覆壓惲肅戰歿敵分兵斷官
軍後福挺身夾鬪鎗中左頰絕喉歿

古今紆籌

八卷之九

二十

劉國傑破播州賊

釘看儘奇

劉國傑師出播州與賊遇戰失利乃令軍士持一盾
布釘其上俟陣合卽棄盾走賊果逐之馬遇盾皆仆
國傑鼓譟趨之賊大敗

狄青借神鼓衆

狄青益諫則天太后

南夷尚鬼狄武襄征懷智高時大兵始出桂林有一
神甚靈遽駐節禱之因祝曰勝負無以爲據乃取百
錢自持與神約果大捷則投此期盡錢百也衆方聳
視揮手一擲百錢盡紅於是舉軍歡呼武襄大喜顧

左右取百鈔來卽隨錢踈密布地而鈔帖之俟凱旋
謝神取錢其後破崑崙關敗智嵩平邕管師還取錢
與幕府士大夫共視之乃兩字錢也

呂安國襲破劉順

上下不一何
事之能成近
日燕王二公
可鑒
不受節度可
笑士豪舊使
竟何救于敗
盡出精兵不
虞虛手相持

劉勔呂安國討殷琰琰使劉順督軍據宛唐皇甫道
烈士豪柳倫臺使不受節度勔始至塹壘未立順欲
擊之道烈與倫不可乃至勔營旣立不可復攻因相
持數月順等糧盡琰將杜叔寶載米餉之呂安國日
順精甲八千我衆不能居半所賴者彼糧絕耳若使

古今疋籌

卷之九

二十一

旣久敵亦懈
馳卽議我之
後內自矛盾
故耳

米至難可復圖今可問道襲之勔以爲然以疲弱守
營簡稍兵千人屬安國間道抄其糧斬其前行五百
人叔寶棄米走順衆饑潰勔遂鼓行向壽陽

沈攸之拔赭圻

囊米係流槎
反船腹而覆
之奇然創見
亦令人易疑
其有異也

沈攸之圍赭圻圻將薛常寶糧盡告劉胡求救胡以
囊米繫流槎及船腹而覆之順風流下以餉常寶攸
之疑有異遣人取之大得囊米胡又陸運餉之攸之
遂擊胡被創走常寶惶懼走遂拔赭圻

元昊敗蕭惠

契丹樞密使蕭惠與元昊戰于賀蘭山北敗之元昊見契丹兵盛乃請和退師十里請收叛黨以獻且進方物惠謂大軍旣集且加伐不可許和契丹猶豫未決元昊以未得成言又退師三十里以俟允三退將百里每退必赭其地契丹馬無所食因許和元昊乃遷延以老之度其馬餓士疲因縱兵急攻敗之乘勝攻南壁契丹大墮從數騎走得免

种師道正詞折夏人請地

种師道知懷德軍與夏國畫境而守夏使焦彥堅必

古今新纂

卷之九

二十二

欲得故地師道曰如言故地當以漢唐爲正則君家疆土益感矣彥堅無以對

种師道聲援破敵城席

种師道知渭州督諸道兵城席韋土賊工敵至堅壁葫蘆河師道陣於河澗若將決戰者陰遣福將曲充徑出橫嶺揚言援兵至敵方駭顧楊可世潛軍衝其後姚平仲以精甲襲擊之敵大潰卒城而還

种師道八日破臧底

种師道帥七路兵征臧底城詔期以旬日尅之旣薄

城下敵守備甚固官軍小怠列校有撻胡床自休者立斬之尸於軍門令曰今日城不下視此衆股慄慄而登城卽潰

種師道不聽童貫伐燕

童貫謀伐燕種師道諫曰今日之舉譬如盜入隣家不能救又乘之而分其室焉無乃不可乎貫不聽既次白溝遼人噪而前士卒多傷師道先令人持一巨挺自防賴不大敗遼使來請曰女真之叛本朝亦南朝之所甚惡也今射一時之利棄百年之好結豺狼之隣基他日之禍謂爲得計可乎救災卹隣古今通

古今新書

卷之九

二十三

誼惟大國岳之師道亦復諫貫不聽

種師道促兵鼓行振士氣

劉延慶敗績於盧溝帝起種師道京畿河北制置使聽便宜行事師道聞命卽東過姚平仲有步騎七千與之俱北至洛陽聞幹離不屯京城下或止勿行曰賊勢方銳願少駐汜水以謀萬全師道曰吾兵少若遲回不進形見情露祇取辱焉今鼓行而前彼安能測我虛實都人知吾來士氣自振何憂賊哉揭榜沿

道言种少保領西兵百萬來遂抵城西趨汴水南徑
逼敵營金人懼移砦稍北歛游騎守牟駝崗增壘有
衛

种師道啟壁聽民出入并付界旗制金人
京城受圍諸門盡閉市無薪米种師道請啟城南壁
聽民出入如常金人有擅過偏將馬忠軍者忠斬其
六人金人來訴師道付以界旗使自爲制後無有敢
越佚者又請緩急金幣使彼情歸扼而蹙諸河執政
不聽

古今紆等

卷之九

二四

宗澤勤王

宗澤知磁州時太原失守官兩河者率託故不行澤
單騎就道至磁繕城浚隍爲固守不移之計金人自
真定引兵南取慶源度李固渡恐爲澤所躡遣數千
騎直扣磁州澤令壯士以神臂弓射走之康王再使
金行至磁澤曰肅王一去不反王可爲之續耶王回
相州從王入援澤欲急會兵李固渡斷賊歸路衆不
從乃自將兵趨渡擊破之賊番兵分屯澤夜擣之破
三十餘砦康王檄兵會大名澤渡河見王謂入援不

易其居還其
途使人不得
感澤裏徙其
軍而金人驚
得空營是也

可緩會曹輔以手詔至言和議可成澤曰是欲款我
師耳宜急趨澶淵次第進壘以解君父之圍萬一賊
有異謀則吾兵已在城下於是遺書諸道欲合兵入

授諸道不答澤以孤軍進屢敗金人澤兵進至衛南
度將孤兵寡不深入不能成功先驅報前有敵營澤
率衆直前敗之轉戰而東賊益生兵至王孝忠戰歿
前後皆敵壘澤下令曰今日進退等歿不可不從歿
中求生士卒知必歿無不一當百金人大敗却數十
里澤計賊衆十倍我今一戰而却勢必復來使悉其
古今新籌

卷之九

二五

鐵騎夜襲吾軍則危矣乃暮徙其軍金人夜果至得
空營大驚去澤出其不意遣兵過大河襲擊敗之
宗澤諭降羣盜

王善者河東巨寇也擁衆七十萬車萬乘欲據京城
宗澤單騎馳至善營泣謂善曰朝廷當危難之時使
有如公等一二輩豈復有敵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
秋不可失也善感泣曰敢不効力遂解甲降時沒角
牛楊俊及王再興等各率衆數萬相繼降附

宗澤疏言結好金人失

宗澤視師河北還抗疏言國家結好金人欲以息民
卒之劫掠侵欺靡所不至是守和議果不足以息民
也當時固有阿意順旨以叨富貴者亦有不相詭隨
以獲罪戾者以今觀之叨富貴者爲是乎獲罪戾者
爲是乎今之言遷幸者猶前之言和議爲可行者也
今之言不遷者猶前之言和議爲不可行者也惟熟
思而審用焉且京師二百年積累之基柰何輕棄以
遺敵國乎

宗澤設伏敗金人

古今紆籌

卷之九

二十六

金人渡河謀攻汴諸將請先斷河梁嚴兵自固宗澤
笑曰去冬金騎直來正坐斷河梁耳乃令劉衍趨滑
劉達趨鄭以分賊勢戒諸將力保河梁以俟援軍金
人間之夜遁其後金人自鄭抵白沙去汴密邇都人
震恐僚屬入問計澤方與客奕棋謂曰何事張皇衍
等在外必能禦此乃選精銳數千使繞出敵後伏其
歸路金人方與得戰伏兵起前後夾擊大敗之

宗澤斬趙世隆以慰諭趙世興

先是宗澤去磁以州事付李侃統制趙世隆殺之至

是世隆與世興以兵三萬來歸衆懼其變澤曰世隆本吾一校耳何能爲世隆至責之曰河北陷沒吾宋法度與上下之分亦陷沒耶命斬之時世興佩刀侍側衆兵露刃庭下澤徐謂世興曰汝兄誅汝能奮志立功足以雪耻世興感泣金人攻滑州澤遣世興往救世興掩金人不備敗之

岳飛伏兵破劇賊

劉韜宣撫真定募敢死士岳飛與焉時有劇賊陶俊賈進和大擾相州飛請以百騎滅之遣卒僞爲商入古今紆籌

卷之九

二十七

賊境賊掠以充部伍飛遣百人伏山下自領數十騎逼賊賊出戰飛佯北賊來追之伏起先所遣卒擒俊及進和以歸

岳飛伏銳襲火驚金人

岳飛駐軍竹蘆渡與金人相持遣精銳三百人伏前山下令各以薪芻交縛兩束夜半襲四端而舉之金人疑援兵至驚潰

劉錡決策守順昌

劉錡赴東京率所部王彥八字軍三萬七千及殿司

每看劉錡順
昌一舉輒使
我氣倍即其
沉舟燔妻子
何等氣概

卒三千自臨安浙江絕淮至渦口方食忽暴風拔坐
帳錡曰此賊兆也主暴兵卽下令兼程而進聞金人
敗盟南下錡與將佐舍舟陸行先趨三百里至順昌
城中諜報東京已降知府陳規見錡問計錡曰城中
有糧則與君共守規曰有米數萬斛錡曰可矣乃與
規議歛兵入城爲守禦計與諸將曰吾木起官晉司
今東京爲金所陷幸吾全軍至此有城可守柰何棄
之吾意決矣敢言去者斬乃鑿舟沉之示無去意寘
家寺中積薪於門戒守者曰脫有不利卽焚吾家母
古今新纂
卷之九
二十八
辱敵手也分命將守諸門明斥候募土人爲間探於
是軍士皆奮男子守備戰婦人礪刀劍爭呼躍曰平
日人欺我八字軍今日我當與國家破賊立功錡躬
自督厲取劉豫時所造廢車以輪轆埋城上撤民戶
扉周匝蔽之城外有民居數千家悉焚之凡六日粗
畢而金兵已涉潁河遂圍城錡預於城下設伏擒敵
將阿黑等二人旣而金三路都統烏祿以兵三萬與
龍虎大王合而薄城錡令開諸門金人疑不敢近初
錡傳城築牛馬垣宛垣爲門至是與許清輩蔽垣爲

陣金人縱矢皆自垣端執著於城或止中垣上錡用
破敵弓翼以神臂疆弩自城上或垣門射敵無不中
者敵稍却復以走兵邀擊潯河次者不可勝計

劉錡敗兀朮

兀朮在汴聞金兵圍順昌爲劉錡所敗自率十餘萬
衆來援劉錡遣耿鈞往見兀朮約戰謂曰劉太尉非
但請戰且謂太子必不敢濟河願獻浮橋五所濟而
大戰兀朮曰諾乃下令明日府治會食遲明錡果爲
五浮橋於潁河上且毒上流及水草中戒軍士雖渴
毋飲飲者夷族敵用長勝軍嚴陣以待諸酋各居
一部時大暑敵遠來疲弊晝夜不解甲人馬饑渴食
水草者輒病乏錡士氣閑暇軍皆番休方晨氣清涼
按兵不動逮未申時敵力疲氣索忽遣百人西門接
戰俄遣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以銳斧犯之統
制官趙樽韓直夾闖入其陣刀斧亂下敵大敗

劉錡破金兵

金烏祿兵二萬與龍虎大王合圍順昌順昌守將劉
錡見金兵益盛乃移砦李村錡遣闞充募士五百夜

吹竹奇電所
燭奮擊不則
匿大奇

斫其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辮髮者輒殲之金
兵退十五里鎬復募百人往或請銜枚鎬笑曰無以
枚也命折竹爲器如市井見以爲戲者人持一爲號
直犯金營電所燭卽皆奮擊電止則匿而不動敵衆
大亂百人者聞吹器聲卽聚金人益不能測於是終
夜是戰積尸盈野退軍老婆灣

劉錡禦拐子馬

金人入寇大戰時兀朮被白袍乘甲馬以牙兵三千
督戰兵皆重鎧甲號鐵浮圖戴鐵兜鍪周匝綴長簷
古今新書 卷之九 三十
三人爲伍貫以韋索每進一步卽用拒馬擁之進一
步拒馬亦進退不可却官兵以大鎗標去兜鍪大斧
斷其臂碎其首敵又以鐵騎分左右翼號拐子馬皆
女真爲之號長勝軍專以攻堅戰酣然後用之自用
兵以來所向無前至是亦爲騎軍所殺自辰至未敵
敗鎬以拒馬木障之少休城上鼓聲不絕乃出飲羹
坐餉戰士如平時敵披靡不敢近食已徹拒馬未深
入斫敵又大破之棄尸斃馬血肉枕藉車旗器甲積
如山阜

以鎗標去兜
鍪是一法

拒馬木是一
法

岳飛破拐子馬

以麻扎刀奇

金兀朮南侵以拐子馬萬五千來壓陣飛戒步卒以麻扎刀入陣勿仰視第斫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飛軍奮擊遂大破之

韓世忠金山走兀朮

金兀朮南侵師至江上韓世忠先以八千人屯焦山寺兀朮欲濟江乃遣使來通問且約戰期世忠許之

舍金屯焦山
誘而執之
意

曰謂諸將曰是間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者敵必登之以規我虛實乃遣蘇德將百人伏廟中百人伏廟

古今衍籌

卷之九

一

三十一

下岸側戒之曰聞江中鼓聲則岸兵先入廟兵繼出以合擊之及敵至果有五騎趨廟內兵先鼓而出獲兩騎其三騎振策以馳馳者一人紅袍玉帶既墜復跳而免詰獲者曰此兀朮也既而接戰江中凡數十合世忠妻梁氏親執桴鼓敵終不得濟俘獲甚衆

妻執桴鼓亦
奇又與妻編
行伍異既而
兀朮通梁氏
既劫起罪又
奇

曲端獻策圖婁室

張浚因金婁室陷陝入潼關謂曲端曰今兵合財備婁室以孤軍深入吾合諸路攻之不難曲端曰彼將士精銳且因糧于我我今為客未可勝也若按兵據

口言鑿鑿而
經公不用乃
并其身破之
端之不幸宋
之不造也可
求可恨

險時出偏師以擾其耕獲彼不得耕獲必取糧河東
則我爲主矣如此一二年彼必困弊乃可圖也萬一
輕舉後憂方大浚不以爲然及兀朮晉江淮浚議出
師撓之端曰平原曠野敵便於衝突而我軍未嘗習
水戰金人新造之勢難與爭鋒宜訓兵秣馬保疆而
已後十年乃可浚竟不用其謀

書生諫兀朮北歸

兀朮與韓世忠戰大敗於朱仙鎮欲棄汴去有書生
叩馬諫曰太子母走岳少保且退兀朮曰岳少保以
古今將籌
卷之九
三十一
五百騎破五十萬京城日夜望其來何其可守書生
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于外者岳少
保且不免况欲成功乎兀朮悟遂不去及飛還兀朮
遣兵追之不及而河南新復府州皆復爲金有

鐵木真遺策破金兵

此法謂實擊
虛鐵木真料
宋如見肺腑
但宋之不虞
異日可笑耳

蒙古至鐵木真臨卒謂左右曰金精兵在潼關南據
連山北限大河難以遽破若假道於宋宋金世讐必
能我許則下兵唐鄧直擣大梁金急則必徵兵潼關
然以數萬之衆千里起援人馬疲弊雖至弗能戰破

之必矣

張弘範策破樊城襄陽

千尋鉄索沉
江裡一片降
幡出石頭誰
謂吳之後
復有宋也

張弘範攻樊城不下見阿朮曰襄陽在江南樊城在江北我陸攻樊則襄出舟師來救終不可取若絕江道斷救兵水陸夾攻樊破襄亦下矣阿朮從之勦襄樊兩城漢水出其間呂文煥植木江中鎖以鉄絙上造浮橋以通援兵樊亦恃此爲固至是阿朮以鋸斷木以斧斷絙幡其橋襄兵不能援乃以兵絕江而出銳師薄樊城遂破

古人紆籌

卷之九

三十三

岳飛破楊么

岳飛討楊么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爲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榨木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壅塞舟輪礙不行飛急擊之賊奔港中爲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撞其舟盡壞么枝窮赴水歿

岳飛降賊

馬進犯洪州營西山岳飛曰賊貪而不慮後若以騎

巨筏塞港草
木碍輪舟

兵自上流絕生米渡出其不意破之必矣乃重鎧躍馬潛出賊右突其陣進敗走筠州飛抵城東賊出城布陣十五里飛設伏以紅羅爲幟上刺岳字選騎二百隨幟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發敗走飛使人呼曰不從賊者坐吾不汝殺坐而降者八萬餘人

岳飛破李成復襄陽

岳飛趨襄陽李成迎戰左臨襄江飛笑曰步兵利險阻騎兵利平曠成左列騎江岸右列步平地雖衆十萬何能爲舉鞭指王貴曰爾以長槍步卒擊其騎兵古今紆籌

卷之九

三二四

指牛臯曰爾以騎兵擊其步卒合戰馬應槍而斃後騎皆擁入江步卒死者無數成夜遁復襄陽

岳飛賺諜潛兵降李成

岳飛奉詔招安李成成不從飛奏請勦殄許之飛入賀州境得成諜者縛之帳下飛出帳調兵食吏曰糧盡矣柰何飛陽曰姑反茶陵已而顧諜若失意狀頓足而入陰令逸之諜歸告成成大喜期翌日來追飛命士蓐食潛趨遠嶺未明已至太平場破其砦城據險拒飛飛不陣而鼓士爭奮奪二隘據之成又連控

平日明法之
要領臨境知
欲之失筭

隘道置砦親以衆十餘萬固守飛部才八千一鼓攻城破其衆成奔連州飛不忍追殺分道招撫會兵連州追成成降

岳飛疾馳登山破固石洞

虔吉盜連兵寇掠岳飛受命平之至虔州固石洞賊彭友悉衆迎戰躍馬馳突飛麾兵卽馬上擒之餘酋退保固石洞洞高峻環水止一徑可入飛列騎山下令皆持滿黎明遣灰士疾馳登山衆亂棄山而下騎兵圍之賊呼丐命令勿殺受其降

古今通纂

宋之九

三十五

岳飛計間兀朮劉豫

岳飛駐師江州知劉豫結粘罕而兀朮惡豫可聞而動會軍中得兀朮諜者飛佯責之曰汝非吾軍中人張斌耶吾向遣汝至齊約誘致四太子汝往不復來吾繼遣人間齊已許我今冬以會合寇江爲名致四太子于清河汝所持書竟不至何棄我耶諜冀緩歛卽詭服乃作蠟書言與劉豫同謀誅兀朮事曰謂諜曰吾今貸汝復遣至齊問舉兵期剗股納書戒勿洩諜歸以書示兀朮兀朮大驚馳白其主遂廢豫

韓世忠潛行擒方臘

方臘反韓世忠討之次杭州賊勢張甚世忠以兵二千北伏關堰賊過伏發衆蹂亂世忠追擊詔得臘首者授兩鎮節鉞忠窮追至清溪峒賊深據岩屋爲三窟諸將莫知所入忠潛行溪谷問野婦得徑挺身度險擒其穴格殺數十人遂擒臘以出

韓世忠乘潰卒敗金兵

韓世忠往見劉延慶與蘇格等五十騎俱抵渾沈道逢金兵三千餘騎格失措世忠從容令格等列高岡

古今奇籌

卷之九

三十一

戒勿動屬燕山潰卒舟集卽命艤河岸約鼓譟助聲勢世忠躍馬薄敵迴旋如飛敵分二隊據高阜世忠出其不意突二執旗者因奮擊格等夾攻之舟卒鼓譟追斬甚衆

韓世忠降賊

布鐵蒺藜塞
歸路置之灰
地而後生
造警降賊是
三軍可奪氣

李復亂韓世忠擊之至臨淄兵不滿千分爲四隊布鐵蒺藜自塞歸路令曰進則勝退則灰走者命後隊劉殺於是莫敢返顧皆灰戰大破之乘勝逐北至於宿遷賊尚萬人方擁子女推牛縱酒世忠單騎夜造

其營呼曰大軍至矣亟束戈卷甲吾能活汝共功名
賊駭慄請命因跪進牛酒世忠下馬解鞍飲啖之盡
悉就降黎明軍未至賊大悔失色

韓世忠雪夜擣敵營

真定失守韓世忠知王淵守趙遂丞往金人至聞世
忠在攻益急時糧盡援絕人多勉其潰圍去勿聽會
大雪夜半以灰士三百擣敵營敵驚亂自相殺戮及
旦盡遁

韓世忠破苗傅劉正彥

古今新籌

卷之九

三十七

苗傅劉正彥反韓世忠詣張俊曰今日之事願身任
之欲遂進兵俊曰投鼠忌器事不可急恐有不測已
遣馮轡甘言誘賊矣世忠發平江張俊慮其兵少以
劉寶兵二千借之舟行載甲士綿亘三十里至秀州
造雲梯冶器械傅等懼勅傅等聞世忠來檄兵屯江
陰世忠以好語安之言所部殘零欲赴行在傅等喜
許之時世忠妻梁氏及子亮爲質于傅朱勝非給傅
曰白太后遣二人慰撫世忠平江自安乃封梁氏令
遜世忠速其勒王梁氏至秀州會明受詔至世忠斬

復焚詔益進兵賊將阻河爲陣植鹿角中流以梗行舟世忠捨舟力戰繼又捨馬操戈而前令曰今日當以死報國不被數矢者斬士皆用命賊持滿以待世忠瞋目大呼挺刃突前賊辟易矢不及發遂敗傳等遁世忠馳見帝宮門帝慟哭曰吳湛佐逆爲最尚在朕肘腋世忠卽謁湛握手與語折其中指戮之又執賊謀主王世修屬吏因請帝曰賊擁精兵距阨閩甚適儻成巢窟卒未可滅於是自衛信追擊遇賊漁梁驛衆望見世忠皆驚潰擒正彥傳走建陽追擒之

古今新纂

卷之九

三十八

韓世忠計敗兀朮

兀朮分道渡江諸屯皆敗韓世忠退保江陰以前軍屯青龍鎮邀賊歸路會上元節就秀州張燈高飲世忠忽引兵趨鎮江比金人至則世忠已先屯焦山寺繼兀朮軍江南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預以鐵纜貫大鈎授驍健者明旦敵舟譟而前世忠分海舟爲兩道出其背每纜一縷則曳一舟沉之兀朮窮感所請甚哀

韓世忠破范汝爲

范汝爲反韓世忠曰建居閩嶺上流賊沿流而下七郡皆血肉矣亟領步卒三萬水陸並進次劍潭賊焚橋世忠策馬先渡師遂濟賊盡塞要路世忠命諸軍偃旗仆鼓潛抵鳳凰山頻矚城邑設雲梯火樓日夜攻併五日城破汝爲自焚灰擒其衆五百餘聽之自農商賈弛征禁脅從者決遣附賊者誅之

韓世忠出不意破羣賊

趙成擁衆抄掠郡郡韓世忠自閩還永嘉若將休息者忽潛出處信徑至豫章連營江濱數十里賊不備古今將籌

八卷之九

三十九

大驚遣人招之遂降時長沙劉忠有衆數萬營柵相望世忠急欲移兵擊宜撫孟庾不可世忠曰賊之利害籌之審矣請期半月効捷遂與賊對壘奕棋張飲堅壁不動衆莫能測一夕與蘇格連騎徑穿賊營候者呵問世忠先已得軍號隨聲應之周覽以出喜曰此天賜也夜伏精兵二千於白面山與諸將拔營而進賊方迎戰所遣兵已馳入中軍奪望樓植旗蓋傳呼如雷賊回顧驚潰麾將士夾擊斬之

此法所云善
攻者敵不知
所守

韓世忠錦衣馳馬走金人

呼延通與金將牙合李董搏戰旣其吃而擒之旣而
金人圍淮陽兀朮劉猊皆至韓世忠勒陣向敵遣人
語之曰錦衣驄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或危之世忠
曰不如是不足以致敵敵至斬其導戰二人遂引去
張俊計破馬進

李成圍江州其黨馬進在筠州命張俊致討豫章介
江筠之間俊卽趨豫章曰我得洪州破賊必矣乃歛
兵若無人者令將士不得登城居月餘進以大書牒
來索戰俊以細書狀報之賊以俊爲怯俊知賊怠乃

古今新書

卷之九

四十

以岳飛楊沂中繇上流徑絕生米渡追奔七十里至
筠州賊背筠河而陣親以步兵當其前精騎數千授
沂中從山後來擊以午爲期與賊鏖戰至午精騎自
山馳下賊駭亂退走走追至樓子庄賊據草山挾險設
伏俊遣步兵從間道直趨椒山設伏奪險乘勝至江
州引兵渡江至黃梅與成戰成據石幢坡憑山以木
石投下俊先遣游卒進退若爭險狀以誑賊親冒矢
石帥衆攻險賊衆俱潰

張俊潛度敗金人

金人志不在
金幣路人知
之尚不以兵
耶

金之勢成矣
未必得志于
金然蹂網之
計豈遂得繼
進

金人與劉豫分道入寇或請乘與他幸張俊曰避將
何之惟向前進一步庶可脫乃與敵瀕江相拒逾月
敵不得入俊乃遣張宗顏潛渡至六合出其背敵將
引去繼遣王進曰敵旣無晉心必徑渡淮去可及其
未濟速擊之敵果北渡遂薄諸淮獲其酋程師回等
李淵獻策禦金人

靖康朝廷日輸金幣千金金人需求不已日肆屠戮

四方勤王之師漸至李綱言金人貪婪無厭兇悻日
甚其勢非用師不可且敵兵號六萬而吾勤王之師

古今符箒

卷之九

四二

集城下者已二十餘萬彼以孤軍入重地猶虎豹自
投陷穽中當以計取之不必與角一旦之力若扼河
津絕餉道分兵復畿北諸邑而以重兵臨敵營堅壁
勿戰俟其食盡力疲然後以一檄取誓書復三鎮縱
其北歸半渡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帝深然之

聶昌陳捍禦策

宋欽宗以聶昌同知樞密院事昌入謝卽陳捍禦之
策曰三關四鎮國家之藩籬也聞欲以昇敵一朝淪
盟何以制之願勿輕與而檄天下兵集都畿堅城守

不捫兩河大
是可憂肅詎
不爲盜弁乎
○還京最上
策非徒五利
直令敵人有

不敢易與之
心

雖江南安能
自保此語殊
爽然

入對之頃便
大經畧故嘗
時謂李綱入
來方成朝廷
○必稱內治
足何相材

以遏其衝簡禁旅以備出擊壅河流以斷歸路前有
堅城後有大河勁兵四面而至彼或南下墮吾網中
矣臣願激合勇義之士設伏開闔出其不意掃其營
以報帝王之命提舉守禦得以便宜行事帝不能用
張所論還京五利

高宗卽位遣張所按視陵寢還上言曰河東河北天
下根本昨者誤用姦臣之謀始割三鎮繼割兩河其
民怨入骨髓至今無不扼腕若因而用之則可藉以
守否則兩河兵民無所繫望陛下事去矣且請帝亟
古今紆籌
卷之九
四十一
還京城曰言有五利奉宗廟保陵寢一也慰安人心
二也繫四海之望三也釋河北割地之疑四也早有
定處而一意於邊防五也夫國家之安危在乎兵之
強弱與將相之賢不肖而不在乎都之遷與不遷誠
使兵弱而將士不肖雖渡江而南安能自保

李綱請料理河北河東

宋以李綱爲相入對言曰今國勢不逮靖康間遠甚
然而可爲者陛下英斷于上羣臣輯睦于下庶幾中
興可圖然非有規模而知先後緩急之序則不能以

成功夫外禦強敵內銷盜賊修軍政變士風裕邦財
寬民力改弊法省冗官誠號令以感人心信賞罰以
作士氣擇帥臣以任方面選監守郡守以奉行新政
俟吾所自治者政事已修然後可以問罪金人迎還
二聖此謂規模也至於當急而先者則在於料理河
北河東蓋兩路國之屏蔽料理稍就然後中原可保
而東南可安今河東所失者恒代太原澤潞汾晉河
北所失者真定懷衛濬其餘諸郡皆爲朝廷守兩路
士民兵將皆推豪傑以爲首領多者數萬少者不下
古今紆籌

萬人朝廷不因此時置司遣使以大慰撫之分兵以
援其危急誠恐糧盡力疲坐受金人之困雖懷忠義
之心危迫無告必且憤怨朝廷金人因得撫而用之
皆精兵也莫若于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
有材畧者爲之使宣諭天子恩德所以不忍棄兩可
於敵國之意有能全一州復一部者以爲節度防禦
團練使如唐之方鎮使自爲守非惟絕其從敵之心
又可資其禦敵之力使朝廷永無北顧之憂最今日
之先務也

岳飛以策說張所

勇不足恃一語見大將村

汴以河北爲固收何其是恢復第一着○諸城或棹或收是倚角法

宋以張所爲河北招撫使會岳飛奪官歸詣所所以飛爲中軍統領問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先定謀乘枝曳柴以敗荆莫敖采樵以致絞皆謀定也所矍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飛因說曰國家都汴恃河北以爲固苟憑據衝特列重鎮一城受圍則諸城或撓或收金人不能窺河南而京師根本之地固矣

李綱論

靖康二年李綱上言車駕巡幸之所關中爲上襄鄧

古今新書

卷之九

四十四

次之建康爲下陛下縱未能行上策猶當且適襄鄧示不怠故都以繫天下心不然中原非復我有車駕還闕無期矣高宗乃諭兩京以還都之意讀者感泣旣而有詔欲幸東南綱極言其不可且曰自古中興之主起於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起於東南則不能復中原而有西北蓋天下精兵健馬皆在西北若委中原而棄之豈惟金人乘間以擾內地盜賊亦將蠶起爲亂跨州連邑陛下雖欲還闕不可得矣况欲治兵勝敵以歸二聖哉夫南陽乃光武之所興

有高山峻嶺可以控扼有寬城平野可以屯兵西隣
關中可以召將士東達江淮可以運穀粟南通荆湖
巴蜀可以取財貨北距三都可以遣救援暫議駐驛
乃還汴都策無出於此者今乘舟順流而遷東南固
甚安便弟恐一失中原則東南不能必其無事雖欲
退保一隅不可得也况嘗降詔許晉中原人心悅服
奈何詔墨未乾遽失大信

馬擴應詔陳三策

高宗至杭州馬擴應詔上言前日之事其誤有四其

古今新纂

卷之九

四十五

失有六今願陛下西幸巴蜀用陝右之兵置重臣使
鎮江南撫淮甸破金賊之計回天下之心是爲上策
是守武昌襟帶荆湖控引川廣招集義兵屯奮上流
扼據形勢密約河南諸路豪傑許以得地世守是爲
中策駐驛金陵備禦江口通達漕運精習水軍厚激
將士以幸一勝觀敵事勢預備遷徙是爲下策若恃
長江爲可倚幸金賊之不來猶豫遷延候至秋冬金
賊再舉驅虜舟楫江淮千里數道並進方當此時然
後又悔是爲無策

李綱上攻戰備禦策

此言先守備
此言守備既固不可忘戰

此言守備既固不可忘戰

此言攻戰軍宜

此言權臣建康爲稽置之

高宗詔議攻戰備禦措置綏懷之方李綱上疏曰陛下勿以敵退爲可喜而以仇敵未報爲可憤勿以東南爲可安而以中原未復爲可耻勿以諸將屢捷爲可賀而以軍政未備士氣未振爲可虞議者或以敵

馬旣退當遂用兵爲大舉之計臣竊以生理未固而欲浪戰以僥倖非制勝之術也今朝廷以東南爲根本苟不大修守備先爲自固之計何以能萬全而制敵議者又謂敵人旣退當且得據一隅以苟目前之古今新書 卷之九 四十六

安臣謂祖宗境土豈可坐視淪陷不思恢復若今歲不征明年不戰使敵勢益張而吾之所糾合精銳士馬日以耗損何以圖敵唯宜于防守旣固軍役旣修之後卽議攻討乃爲得計其守備之宜則料理淮甸荆襄以爲東南屏蔽當於淮之東西及荆襄制三大帥屯重兵以臨之分遣徧師進守支郡加以戰艦水軍上連下接自爲防守則藩籬之勢成守備之宜莫大于是然後可議攻戰之利分責諸路大帥因利乘便收復京畿以及故都斷以必爲之志而勿失機會

此言拊循西
北爲緩懷之

先

此言羣臣誤
圖正文守措
置緩懷所以
不當之辭

此言不可復
爲退避
沒戰誤忘戰
不誤耶

則以弱爲強取威定亂逆臣可誅強敵可滅攻戰之利莫大於是夫萬乘所居必擇形勝以爲駐驛之所

東南形勢無如建康舊都未復莫若權於建康駐驛治城池修宮闕立官府勦營壁使粗成規模以待巡

幸此措置之所當先也至於西北之國皆陛下赤子荷祖宗涵養之深其心未嘗忘宋特制於強敵不能

自歸天威震驚必有願爲內應者宜優加撫循使陷溺之民知所依怙益堅戴宋之心此緩懷之所當先

也今陛下臨御九年國不闕而日感事不立而日壞

古今符籌

卷之九

四七

將驕難馭卒惰難練國用匱而無盈餘之資民力困而無休息之期是陛下憂勤雖至而中興之効邈乎無聞則群臣誤陛下之故也陛下觀近年以來所用之臣慨然敢以天下之重自任者幾人乎君無事小廉曲謹似可無過忽有擾攘則錯愕無所措手足不過奉身以遠天下憂危之重委之陛下而已有臣如此何補於國而陛下亦安取此夫槩近年閒暇則以和議爲得計而以治兵爲失策倉卒則以退避爲愛君而以進禦爲誤國國勢益弱職此之繇今天啟宸

衷悟前日和議退避之失親臨大敵天威所加使北
軍數十萬之衆震怖不敢南渡潛帥宵奔則和議之
與治兵退避之與進禦其効彙可見矣然敵兵雖退
不大懲創安知其秋高馬肥不再來擾我疆場使疲
於奔命哉退避之策可暫而不可常可一而不可再
退一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一尺往時自南都退
至維揚則河北河東閩陝失矣自維揚退至江浙則
京東西失矣萬一敵騎南牧將復退避不知何所適
而可乎航海之策萬乘冒風濤之險此又不可之尤

古今存籌

卷之九

四十八

此言不可復
逞和使

者惟當於國家閒暇之時明政刑治軍旅選將帥修
車馬脩器械時糗糧積金帛敵來則禦俟時而奮以
光復祖宗之大業此最上策也臣願陛下自今以往
勿復爲退避之計夫古者敵國善隣則有和親仇讐
之邦鮮復遣使今金人造釁之深知我必報其指意
爲何如而我方且卑辭厚幣屈體以求之其不推誠
以見信決矣器幣禮物所費不資使輶往來坐索士
氣而又邀我以必不可從之事制我以必不敢爲之
謀是和卒不成而爲此擾擾也况於吾自治自強之

古今和戎未
有不要索無
禮至此可爲
短氣

計動輒相妨臣願自今以往勿復遣和議之使二者
既定擇所當爲者一切以至誠爲之則兵雖未交而
勝負之勢決矣

李綱京東西造戰車

重戰利害相
半可爲無敗
以自固而難
以制人平地
尚可縱橫通
險平去亦阻
且忌火器

李綱以金人南侵州郡兵不能禦乃上奏兵不足以
勝騎騎兵不足以勝車請以車制須京東西製造而
教閱之法用靖康間統制官張行開所創兩竿雙輪
止載弓弩又設皮籬以捍矢石下設鉄裙以衛人足
長兵禦人短兵禦馬傍施鉄索行則布以爲陣止則
聯以爲營每車用卒二十有一人四人推竿以運車
一人登車以發矢餘執軍器夾車之兩傍每車二千
五百人以五之一爲輜重及衛兵餘當車八十乘卽
布方陣則四面各二十乘而輜重處中

真德秀請絕饋金歲幣

金人屢遣使來督歲幣真德秀請絕之疏畧曰女直
以韃靼侵陵徒巢於汴此吾國之至憂也蓋韃靼之
圖滅女直猶獵師之志在得鹿鹿之所走獵必從之
既能越三關之阻以攻燕豈不能絕黃河一帶之水

女直則用之
女直強敵則
用之強敵從
來此語都驗

綽裕苟安便
示可侮

以趨汴使鞬靽遂能知劉聰石勒之盜有中原則疆
場相望便爲隣國固非我之利也或如耶律德光之
不能卽安中土則奸雄必將投隙而取之尤非我之
福也今當乘虜之將亾亟圖自立之策不可幸虜之
未亾姑爲自安之計夫用忠賢修政事屈羣策收衆
心者自立之本訓兵戎釋將帥繕城池飭戍守者自
立之具以忍耻和戎爲福以息兵忘戰爲常積安邊
之金繒飾行人之玉帛女直尚在則用之女直強敵
更生則施之強敵此苟安之計也夫當事變方興之
古今紆籌

卷之九

五十

日而示人以可侮之形是堂上召兵戶內延敵也帝
遂罷金國歲幣

真德秀奏五事

真德秀爲江東轉運副使上五事一曰宗社之耻不
可忘言國家之於金虜盖萬世必報之讐高宗孝宗
值其方強不得已以太王自處而以句踐望後人今
天亾此胡近在朝夕誠能以待敵之禮遇天下之豪
傑以遺虜之費厲天下之甲兵人心奮張士氣自倍
何憚于北虜而猶事之哉且重於絕虜者畏召怨而

至鞬靽逐金
入中國直是

有平吞之氣

沈然泄泄真

懷燕之煖可

難道夷狄不

可作藩屏問

彼已之強弱

耳未至倚世

尽之全為敵

此萬無一可

者

喜說生于幸
安果且挾楚
王霸氣從退
朝有憂色况
帝王之令節
遠志也

公論國之元
氣千古名言
人王幾不念
與王之賞何
也

啟蒙也然能不召怨於虜而不能不啟蒙於新敵
權其利害孰重孰輕臣願陛下勉勾踐之良圖懲謝

元之失策則王業興隆可冀矣二曰比隣之盜不可

輕言鞬鞞及山東之盜苟得志而隣于吾莫大之憂

也願陛下毋輕二賊日夜講其攻守之策以逆杜窺

覷之心三曰幸安之謀不可恃言今之議者大抵以

金虜之存亡為欣戚聞憂感之報則冀其非實得安

靜之耗則幸其必然是猶以朽壤為垣而望其能障

盜賊也願陛下勵自強之志恢立武之經毋以虜存

古今新籌 人 羊之九 五十一

為畏虜亡為喜則大勢舉矣四曰道說之言不可聽

言今邊事方殷正君臣戒懼之日而薦紳大夫工為

諛說或以五福足恃為言夫乾象告愆邇日尤甚其

可恃讖緯不經之說而忽昭昭之儆戒乎惟陛下鑒

天人之相因察諛佞之有害益修其本以格天休宗

社之慶也五曰至公之論不可忽言公論國之元氣

也元氣容隔不可以為人公論湮鬱不可以為國深

惟今日實公論屈伸之機朝廷之上若以言者為愛

君為報國無猜忌之意而有聽用之誠則公論自此

愈伸若以言者爲沮事爲微名無聽用之誠而有猜
忌之意則公論自此復屈夫公論伸屈乃治亂存亡
之所繇分願陛下亮臣愚忠也

元术火攻破海舟

元术南侵至江韓世忠敗之俘獲甚衆世忠乘勝追
逼元术窮感又見宋人海舟乘風使蓬往來如飛謂
其下曰南人使船如使馬如之柰何乃募獻破海舟
之策於是閩人王姓者教其舟中載土以平板舖之
穴船板以襪漿候風息則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且

古今新纂

卷之九

五十二

以火箭射其筩蓬則不攻自破元术然之刑白馬以
祭天及天霽風止元术以小舟出江世忠絕流擊之
海舟不能動元术令善射者乘輕舟以火箭射之烟
焰蔽天師遂大潰焚溺者不可勝數世忠還鎮江

李寶火箭焚金舟

李寶既解海州之圍遂引舟師至膠西石臼島敵舟
已出海口泊陳家島相拒僅以一山時北風盛寶禱
于石臼神風自桅樓中來如鍾鐸聲衆咸奮引舟槳
刃待戰敵操舟者皆中原遺民遙見寶船給敵兵入

謂土則舟身
定鏽板則人
心定候風息
則敵舟廢火
其遂則敵舟
壞此有事于
海上者不可
不知

舟中使不知王師猝至風駛舟疾過山薄敵鼓聲震
蕩海波騰躍敵大驚掣釘舉帆帆皆蹂躪亘數里
風浪捲聚一隅窘束無行次寶命火箭射之烟燧隨
發延燒數百艘火所不及者猶欲前拒寶叱壯士躍
登其舟以短兵擊殺之降其衆三千餘人斬其帥完
顏鄭家等獲其統軍符印與文書器甲糧斛以萬計
餘物衆不能舉者悉焚之四晝夜不滅

金人輿柴囊土敗五路兵

張浚合五路兵欲與金人決戰吳玠言宜各守要害

言八紘籌

卷之九

五十三

須其弊而乘之及次富平都統制蒲端又會諸將議
戰玠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未見其可宜擇高阜
據之使不可勝諸將皆曰我衆彼寡又前阻葦澤醜
有騎不得施何用他徒已而敵與柴囊土藉淖平行
進薄玠營軍大潰五路皆陷

吳玠設伏敗兀朮

金人自起海角徂於常勝及與吳玠戰賊忿甚兀朮
乃會諸道兵造梁跨渭連營結壘攻和尚原謀取玠
玠命諸將選勁弓強弩分番迭射號蹙隊矢連發不

絕繁如甬注敵少却玠以騎兵旁擊絕其糧道度其
因且走設伏於神全以待金兵至伏發縱兵夜擊兀
木中流矢僅以身免

吳璘壘陣破金人

金統軍胡盞與習不輒合軍屯劉家園吳璘請討之
胡世將問策安出璘曰有新立疊陣法每戰以長槍
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強弓次強弩跪膝以俟次神臂
弓約賊相搏至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強弩併
發次陣如之凡陣以拒馬爲限鐵鈎相連俟其傷則

古今雜纂

卷之九

五十四

更代之遇更代則以鼓爲節騎兩翼以蔽於前陣成
而騎退謂之疊陣諸將始猶竊議曰吾軍其殲於此
乎璘曰此古束五令法也軍法有之諸軍不識爾得
車戰餘意無出于此戰士心定則能持滿敵雖銳不
能當也及與二酋遇遂用之二酋老于兵據險自固
前臨峻嶺後控臘家城謂我必不敢輕犯先一日璘
命諸將問所以攻姚仲曰戰于山上則勝山下則敗
璘以爲然乃請戰敵笑之璘夜半遣仲及王彥啣枚
截坡約二將上嶺而後發火二將至嶺寂無人聲軍

已畢列萬炬齊發敵駭愕曰吾事敗矣習不悅善謀
胡蓋善戰二人異議璘先以兵挑之蓋出戰璘以疊
陣法更休迭戰輕裘駐馬亟麾之士殊死鬪金人大
敗

吳璘論兵

吳璘謂金人有四長我有四短當反我之短制彼之
長何謂四長曰騎兵曰堅刃曰重甲曰弓矢吾集蕃
漢所長兼收而並用之以分隊制其騎兵以番休迭
戰制其堅刃以勁弓強弩制其重甲以遠射近先遙
古今新籌 卷之九 五十五

禦其弓矢布陣法則以步軍爲陣心左右翌則以馬
軍爲兩肋至帖撥增損存乎知機者

吳璘預治戰地

金人據大散關六十日相持不破吳璘自將至城下
按行諸屯預治黃河戰地斬不用命者先以數百騎
嘗敵敵一鳴鼓壯士空壁躍出突璘軍璘軍得先治
地無不一當十

楊存中合兵潛騎擊賊

張俊討李成諸將議欲分道進楊存中曰兵分則力

法曰先處戰地而待敵至
伏正此矣

此戰者以正
合以奇勝存
中請張俊步
兵居前後而
有以騎兵衝
渡河擊賊
是也

此法所云我
得亦利彼得
亦利者爲爭
地也

弱又諸將位鉤勢敵非招討督之必不相爲用俊然
之整軍至豫章存中首破賊于玉隆觀迨至筠州賊
驍將以衆十萬來援夾河而營存中謂俊曰彼衆我
寡擊之當用奇願以騎見屬公以步居前後俊從之
存中夜衝枚渡筠河出西山馳下擊賊衆以步兵來
攻俘八千人

楊存中諫勿割和尚原

金人再入關議者欲割和尚原界之楊存中入諫曰
和尚原隴右之藩要敵得之則可以睥睨漢川我得

古今新籌

卷之九

五十六

之則可以下兵秦雍近者王師盡銳而後得願無棄

王德楡姚太師

王德以武勇應募隸熙帥姚古會金人侵古遣德謀
之斬一首以還古曰能復征乎德從十六騎徑入隆
德府治執僞守姚太師左右驚擾德手殺數十百人
衆愕眙不敢前

王德擊斬張昱

金人攻揚州西軍多潰王德趨宣化會叛將張昱圍
和州太守張績求援于德德兵薄城下賊不虞其至

遲明接戰斬昱俘其兵騎數萬

王德倍道進擒王念經

王德討信州妖賊王念經行次饒州會賊劉文舜圍城德引兵赴之文舜降德謂諸軍曰念經聞吾宿晉必不爲備倍道而趨一鼓擒之

李顯忠殺敵折馬足

金人犯鄜延經畧王庶命李永奇募諜者得張琦更求一人永奇子顯忠願往時年十七永奇曰汝未涉歷恐累琦顯忠欲與琦俱有敵人夜宿陶穴顯忠縫古今紆籌
卷之九
五十七
穴中得十七人盡殺之携其二首乘二馬以歸餘馬悉折其足

王德定計拔和州

金人自合肥入侵游騎及江張俊議分兵守南岸王德曰淮者江之蔽也棄淮不守是謂唇亡齒寒也敵數千里遠來餉道決不繼及其未濟急擊之可以奪氣若遲之使稍安則淮非吾有矣俊猶豫未決德請益堅曰願父子先越江俟和州下然後宣撫北渡俊乃許德卽渡采石俊督兵繼之宿江中德曰明旦當

會食歷陽遂拔和州晨迎俊賊退保昭關又擊走之
追至拓皋與金人夾河而軍諸將皆集獨俊後至田
師中欲待之德曰事當機會復何待徑上馬兀术以
鐵騎十餘萬夾道而陣德曰敵右陣堅我當先擊麾
軍度橋首犯其鋒敵一首披甲躍馬始出德引弓一
發斃之乘勝大呼令萬兵持長斧如墻而進敵大敗

劉子羽誅范瓊

范瓊擁強兵不肯解釋張浚與劉子羽謀誅之命浚
以千兵渡江使背甲而來若被他盜者因召瓊及浚

言人將籌

卷之九

五十八

與劉光世議事爲設飲食子羽自廡下取黃紙趨前
舉以麾瓊曰有勅將軍可詣大理置對瓊愕不知所
爲子羽顧左右擁至輿中衛以浚兵送獄因出撫其
衆列瓊罪狀且曰所誅止瓊若輩固天子自將之兵
也衆皆投刃有旨分隸五軍須臾而定

劉子羽固守興州

金人窺江淮急張浚以禁衛寡弱計所以分撓其兵
勢者遂合五路兵進北至富平戰不利金人乘勝而
前宣司退保興州人情震恐有議徙治夔州者子羽

此曰是可斬也四川全盛敵欲入寇久矣直以鐵山
棧道之險未敢遽窺今不堅守縱使深入而吾僻守
夔峽遂與關中聲援隔絕進退失計悔將何及今幸
敵方尋掠未逼近晷宣司但當晉駐典州外繫關中
之望內安全蜀之心急遣官屬出關呼召諸將收集
散亾分布險隘堅壁固壘觀釁而動猶或可補前愆
柰何爲此言乎浚然之諸叅佐無敢行者子羽卽自
請北出單騎至秦州召諸亾將諸亾將聞命大喜悉
以其衆來會命吳玠柵和尚原守大散關分命將悉
古今紆籌

卷之九

五十九

守險塞金人知有備引去

金人定計取蜀

金人攻蜀計在必取所選士卒千取百百取十戰被
重鎧登山攻險每一人前輒二人推其後前者歿後
者被其甲以進又歿則又代之

魏勝挺身救砦敗金人

勝以數十萬衆壁蒼山金人圍之晷告急於魏勝
勝提兵往救陣于山下金人多伏兵勝兵遇伏皆赴
砦金人襲之勝單騎殿後金人望見知爲主將以五

百騎圍之數重勝馳突四擊身被數十槍突圍出馬中矢遂步入砦勝度金人必復攻海州間行出砦趨城中金人果解蒼山之圍自新橋抵城下勝募士登城以禦矢石如雨七日金人遁去

魏勝自叱姓名破金人

金人營海州將攻關子門魏勝登關門張樂飲酒犒軍士令勿出戰金人因渡河轉襲關後勝歛兵入城金人追之將及勝叱曰魏勝在此聞者辟易兵已入城金人欲徑趨砦堰圍城爲營勝先據堰備之金人古今好籌

卷之九

六十

不得近一日黎明金人乘昏霧四面薄城勝厲士卒城上溶金液投火牛金人死傷者多拔砦走勝善用大刀能左右射旗揭曰山東魏勝見者退却勝乃爲旗十數書其姓名密付諸將遇戰揭之金人悉避

魏勝安集海州獲敵情

魏勝起義兵海州無州扈之給府庫之儲獨經畫市易課酒權益勸糶豪右度視敵兵攻取處築城浚隍塞閑隘恒如寇至不敢懈弛獲金諜者犒以酒食厚賂遣還有來歸者與同卧起兵飲食示之不疑且周

其貧窶故感激歸附者衆多得敵情虛害

魏勝守海州

金人合兵二十萬攻海州李實時以防海登舟不復發兵魏勝力拒之令步卒前行身自爲殿入城與統制郭蔚分兵備禦偃旗仆鼓寂若無人金人驚疑不敢卽攻已乃植雲梯置砲石四面合圍負土填壕勝俟其近鳴鼓張旗矢石俱發繼以火牛金液凡三晝夜金人終不得近於是罷攻修營壘絕河道謀爲固守勝掩其不備或獨出擾之或夜發兵間劫之或焚古今紆籌

卷之九

六十一

其攻具海州城西南枕孤山賊每登瞰城中虛實立見勝乃築重圍內山以據之

趙方解棗陽之圍

金人圍棗陽趙方申飭將士當先過之境上時麥正熟遣兵護民刈之清野以俟策敵來必虛其巢穴擣其虛則棗陽之圍自解金頓兵城下八十餘日方策其氣竭合兵從城中出夾擊之殺傷三萬金將訛可遁方又策金人矢志棗陽必並時同攻諸城乃先發將戒之曰毋深入毋攻城第潰其保甲燬其城砦空

其貲糧已而金人果向樊城陣以待之金人三日不敢動遂遁去

趙葵片言定軍情

趙方賞將士息不酌勞軍欲爲變其子葵年方十二覺之亟呼曰此朝廷賜也本司另有賞資軍心乃定

汪立信上策賈似道

一成一旅古
有以興況七
十餘萬衆平
志不豎而將
患在人王之
相乖墮耳

京湖制置使汪立信曰爲今之計內郡何事乎多兵宜盡出之江干以實外禦筭兵帳見兵可七十餘萬老弱柔脆十分汰二選兵五十餘萬沿江之守不過

古今新籌

卷之九

六十二

分田亦有次
第

選任宗室極
是

七千里若距百里而屯屯有守將十屯爲府府有總督其尤要害處輒參倍其兵無事則泛舟長淮往來遊徼有事則東西齊奮戰守並用刁斗相聞餽餉不絕互相應援以爲聯絡之固選宗室大臣忠良有幹用者立爲統制分東西二府成率然之勢此上策也久拘聘使無益於我徒使敵得以爲辭請禮而歸之許輸歲幣以緩師期不二三年邊遽稍休藩垣稍固生兵日增可戰可守此中策也二策果不得行天敗我矣

文天祥上書帝系

宋之弱也人以為患辱故畢竟其形勝失武備車也

譚論曰宋亦其運季耳只如廬陵經畧各各條貫誰謂文山非將相才

文天祥至臨安上疏言本朝懲五季之亂削藩鎮建都邑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因以寢弱故敵至一州則一州破至一縣則一縣破中原陸沉痛悔何及今宜分境內為四鎮建都統御於其中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闢於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闢於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闢於番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闢於揚州賁長沙取鄂隆興取蕪黃番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地大力衆乃足以抗敵約日齊奮有進無退日夜以圖之彼備多力分疲于奔命而吾民之豪傑者又伺間出於其中如此則敵不難却也

古今紆籌

卷之九

六十三

兀术火矢焚宋舟

張世傑等大出舟師次于焦山令以十舟為方碇江中流非有號令母得發碇示以必死元兀术登石公山望之曰可燒而走也遂遣健卒善射者千人載以巨艦分兩翼夾射阿术居中合勢進戰繼以火矢蓬檣俱焚多赴江死

世傑何不慮死攻

僕散揆潛渡八疊灘

凡言言誤敵者必出之以甚微不微不信

條而潛度條而列陳此是翁張妙處

魏漢陽之丘執宜亦猛盛畏人故宋兵不得不移

圍城不避險獨是名旨

金僕散挾引兵至淮遣人密測淮水惟入疊灘可測
卽遣真屯驥揚兵下蔡聲言欲渡守將姚公佐以爲
誠然悉衆屯花靨以備之揆乃潛師入壘駐于南岬
官軍不虞其至皆潰走遂奪穎口下安豐及霍江進
圍和州屯於瓦梁河以控真揚諸州之衝乃整軍列
騎張旗幟於淞江上下江表大震

伯顏潛襲沙蕪口

元伯顏攻陽邏堡時宋夏貴以漢鄂舟師分據要害
彌亘三十餘里王達守陽邏堡朱禩孫以遊擊軍振

古今紆籌

卷之九

六十四

中流兵不得進軍將馬福言淪河口穿湖中可從陽
邏堡西沙蕪口入江伯顏使覘沙蕪口夏貴亦以精
兵守之伯顏乃進圍漢陽聲言取漢口渡江貴果移
兵據漢陽伯顏乘間遣阿剌罕將奇兵倍道襲沙蕪
口奪之因自漢口開壩引船入淪河轉沙蕪口以達
江戰艦萬計相踵而至

張弘範築壘伏甲待攻

蒙古江淮大都督李璽以京東來歸宋蒙古主遣張
弘範將兵擊之兵臨發弘範父柔謂之曰汝圍城勿

料敵居中備
亦得法

特馬車獨制
甚奇燃布驚
馮祖四車法

此亦精銳畫
出故得之匪
壯也弱有法

避險地險則已無懈心兵必致成主者慮其險苟有
來犯必赴救可因以立功至是弘範營城西墻出兵
突諸將獨不向弘範弘範曰我營要險地墻乃示弱
於我必以奇兵來襲遂築長壘內伏兵外為壕開東
門以待夜竣壕加深廣墻不知也明日墻果擁飛橋
來攻未及岸軍陷壕中得升壕者突入壘門遇伏皆
歿

楊璇灰車破賊

楊璇為零陵守蒼梧桂陽猾賊聚攻郡縣璇力弱吏

古今將籌

卷之九

六十五

人憂懼璇乃治特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
上繫布索於馬尾又為兵車設鼓弓弩克期會賊乃
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索馬
驚奔突賊陣因使后車弓弩亂發鼓鳴震羣盜驚駭
梟其巨帥

王雄誕走壁降汪華

歛賊汪華據郡稱王王雄誕帥師攻之華以勁甲出

新安洞樵誕伏兵山谷以弱卒數千闚趣走壁華攻
壁中奮歿不下會暮還樵誕伏兵已據洞口不得歸

遂降

李黼禦徐壽輝

徐壽輝反破漢陽武昌諸郡遂南攻九江總管李黼
檄鄉落聚木石於險處遏其歸路黃梅主簿也孫帖
木兒願出擊賊黼與之出戰大敗賊兵殺獲二萬餘
人黼曰賊不利於陸必以舟薄我今令以長木數千
貫鐵錐于梢暗植沿岬水中賊舟數千艘順流鼓噪
而至遇木椿不得動黼發火箭射之焚溺無筭

古今新籌卷之九終

古今新籌

卷之九

六十六

長木置鐵錐
亦水戰一法

古今紆籌卷之十

男豫淳建侯父

侄秦觀三願父

浙水朱 錦文毅父輯

男泌之長源父

評正

孫男楷行甫父

太祖論平陳

太祖既平陳理戎簡曰向者敗陳氏於九江何不乘勝直抵武昌今雖克之費力多矣 上曰汝不聞覆

巢之下寧有完卵乎況事有緩急兵貴權宜當陳氏

古今紆籌

卷之十

一

不嗜殺人意
蓋如此簡那
得知

兵敗豈不知乘勝蹶之兵法窮寇勿追若急追彼必死鬪殺傷必多吾故縱之遣徧師綴其後恐其奔逸料彼剝殘之餘人各偷生喘息不暇我以大軍臨之故全城降服一者我師不傷二者生靈獲全三者保全智勇所得不亦多乎

徐達智賺莫天祐

徐達圍張士誠于蘇州三月不克士誠守無錫將莫

天祐常出抄達後會邏者獲天祐總領官楊茂見達

詢得其鄉貫并家屬人數遂解其縛以隸俞通淵部

惟天祐數以

芻糧為事故

中山以芻糧

賺天祐

取楊茂家屬

有二堅其載

我絕其歸路

兵貴乘時八月十五者衆所忽慢也

達所心憂者天祐士誠合攻也故賺以先剪其親天祐死而士誠孤矣

伏兵以待天祐易知也計取無錫而窮追天祐則天祐難爲支矣

此與韓信破趙同

遣華雲龍至無錫密踪其妻母與子計取至營召茂曰若降我恐天祐加害汝家汝妻汝妻與子吾已令人善護之至此矣茂曰小人有母未嘗敢忘今蒙保全捐軀難報達知其出於至誠出一簡授茂茂笑曰將軍欲我賺天祐有何難哉卽往見祐曰徐達糧草皆屯桃花塢明晚乃八月十五主公領衆衝陣命元帥赴桃花塢焚其糧草以夜二鼓東門舉火爲號裏應外合達必成擒祐大喜以兵五萬守無錫以五萬赴桃花塢令茂前導見東門火起速進兵彷彿至塢

古今符籌

八卷之十

一一

間忽伏兵四起天祐突陣奔無錫至北門見城上盡達旗幟急往東走遇郭英俞通淵遂被害

徐達計誘燕繼超

徐達取信州燕繼超以衆四萬拒戰達謂楊璟曰昨詢鄉道云龍虎山下有小徑名通牛峪竟衝城南角汝可潛師夜抄出山下深伏勿動俟我與戰彼見我敗必空壁逐我汝等乘隙急攻其城破之必矣曉與繼超戰佯北超盡衆來追璟急攻城勢不能支遂降

繼超遁走饒州

竊遣燒倉奇
于前伏兵邀
擊奇于後

主人之二云未
必非神人也

徐達燒倉邀擊敗偽漢

偽漢陳理與將劉勇屯益州以拒王師徐達令柳迂率細作數十輩匿入益州城內燒其倉粟無糧可守遂與勇棄城夜遁達預設伏邀擊理敗走達與常遇春分兵六道追擒之

徐達采鄉言破襄陽

龍德光姚天儒畢榮駱貴等合守襄陽徐達攻之夜步山下忽聞土人云若金陵兵於四門城外築高埠架砲攻之城無土石可以填塞破之易易晨集諸

古今新籌

卷之十

三

將督軍士築埠架砲四門併攻令俞通海通淵領兵俟於東西門外以防其逸計定挑戰火砲齊發城內烟焰蔽天守門將孫順開門降榮被擒貴戰死德光天儒遁去

徐達得諜破福天爵

福天爵復以泗州拒王師徐達陣於泗水獲其間諜撫以恩信具以劫營事告遂趣令軍士晡收沿夜退屯十里存空營於南峰至三鼓爵果率兵渡江縱火焚營知已有備欲退達先遣伏兵於賊登岸後遂焚

其舟兩處火焰漲天達攻其前郭英攻其後爵危迫
自刎

徐達攻太原

徐達聞擴廓帖木兒率師出太原取道保安居庸以
攻北平謂諸將曰孫興祖總六衛之師足以鎮禦我
真若等乘其不備直抵太原傾其巢穴則彼進不得
戰退無所依法所謂批亢擣虛也若彼還兵救太原
則已爲我牽制進退失利必成擒矣旣而聞達向太
原果還夜遣勁卒襲其營遂克之

古今紆籌

入卷之十

四

徐達計平關陝

張思道李思齊合兵十八萬東出關陝西抵峽右連
營數百里以阻我師徐達謂上曰以臣料之不如
分其兵臣與常遇春先攻洛陽以撓左顧之憂次薄
汴梁以待坐守之困則虜兵分謀亂力不能支大軍
一臨勢成席捲如汴梁不下直趨陝右破思齊繇此
而進清山東掃河南不半載平矣及達駐師鳳翔會
議所向咸以思道不及思齊慶陽易於臨洮欲先取
之達曰不然慶陽地險民悍難以猝拔臨洮西通番

陽明之攻南
言亦如此從
來擣穴原爲
上計

分兵原與動
兵爲謀之善
者

聞而懼走奔
其魄也

夷北界河隍得其人足備戰鬪其地足供軍儲以大
軍蹙之思齊不西走則束手降矣遂遣馮勝征臨洮
果以城降思道在慶陽聞之懼而走其弟良臣亦以
慶陽降旣而復叛達恐其黨相煽爲援遣兵先抄其
出入之路命俞通海畧其西傅友德畧其東陳德畧
其南顧時畧其北良臣戰不利求援寧夏爲我軍所
獲糧乏絕其下開門降良臣投井死

常遇春先登拔采石

常遇春從 上渡江抵采石元兵陣磯上下聯大舟

古今紆籌

卷之十

五

乘勢躍登膽
力俱大

距三丈許諸將莫敢先者遇春捨舟挺戈乘勢躍登
敵衆披靡遂拔采石進取太平元將蠻子海牙屯江
上圖爲犄角時我師皆渡江家屬尚留和州敵兵結
砦采石南北不通過春設疑兵以分其勢而以正兵
合戰俄出奇兵擣之且縱火焚其艦海牙僅以身免
沐英請攻深水以固根本

徐達爲元帥下深水命沐英統兵一萬取徭髡爲犄
角勢英曰深水乃金陵肘腋遲不取他日必爲患今
敵已離心有怯我之意宜提兵轉出州後以攻其背

元帥統兵以扼其前彼欲戰則我堅壁不出欲不戰則我師急攻之不一月糧盡此法所謂老師坐困自弊之道也達如英計竟以成功而善四卷之三十一
沐英分軍擒脫火赤
元脫火赤屯衆和林爲邊患沐英將兵從亦集渡黃河歷賀蘭山涉流沙去虜營五十里分軍爲四一襲其背二掩其左右身率驍騎當其前夜銜枚而進合圍之脫火赤駭惑俯首就擒擄其全部而歸

沐英倍道設伏取曲靖

古今新纂

卷之十

六

沐英副傅友德討曲靖達里麻率精銳拒戰英曰彼謂我師疲於深入未有虞心及其無虞乃可破也于是倍道兼行將至白石江雲霧四塞及江而止霧霽則兩軍相望達里麻驚以爲神倉皇失措乃擁兵逼水而陣友德欲渡英曰未可遣一軍沂流潛渡統出陣後吹銅角樹旗幟爲疑兵山谷間達里麻急撤兵還禦陣亂英乃趣師濟江使猛而善泅者先之長刀

蒙盾斫其軍敵却數里而後陣師旣濟麾兵大進矢石交發呼聲震天戰數十合英縱鐵騎擣其中虛生

兵貴神速兼
霧兼行大妙

統陣後出其
不意故得渡

擒達里麻遂克曲靖

沐英出奇取大理

沐英攻大理城倚點蒼山西洱海爲固龍首龍尾二關最險要土酋段世以五萬衆拒下關英乃令藍玉王弼繇洱水東趨上關而自以綬下關爲犄角勢又令胡海將一軍繇石門間道繞出點蒼山後攀木緣崖上立旗幟遲明下關兵見踴躍歡呼蠻衆驚亂英馬軍渡河水及馬腹遂斬關而入山下軍亦擊之諸蠻腹背受敵世就擒大理以平

古今折籌

八卷之十

七

沐英鏡砲火箭破象陣

緬蠻以衆三十萬象百餘寇定遠沐英率精銳二萬討之先令馮誠以三百騎挑戰蠻驅萬衆乘二十餘象來逆戰交刃獲一象而還英喜曰此賊不足破也乃令諸將多置鏡箭分將士爲三行俟象近則前行鏡箭齊發第二行三行繼之象必驚走然後以大軍乘之破賊必矣明日賊悉衆驅象戰皆披甲背負戰樓若欄楯然兩傍挾大竹筒中置短鎗乘以標之張皇其勢英分軍爲三馮誠領前軍竄正領左軍湯和

田單火牛有以激之象雖以力勝然無轉撥勢

領右軍申令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進而捷者加級重賞退而衄者一隊盡誅士皆鼓勇陣既交前軍銃箭齊發不絕象皆驚奔賊將昔刺死戰左師少却英飛騎取左師之首左師復奮三軍奮擊賊大敗獲象四十七餘被矢如嚼而死

李文忠張疑破呂珍

呂珍以兵十萬圍諸全守將謝再興告急李文忠以嚴州兵少衢信兵出江西無以爲援與部下議曰兵貴虛聲何以多爲乃張榜於賊境詐稱邵榮提兵十古今緝籌

卷之十

八

萬已出江右徐達領兵五萬已出徽州期會金華克日進抵諸暨珍知之欲退軍五里而營會胡德濟得檄自信州來援有降卒具以賊情告德濟卽與再興分門而守至夜半令士卒飽食鉦鼓鏡砲聲振天地大呼出城賊營聞之謂大兵已至皆驚走自相蹂踐督兵追殺死者甚衆

李文忠築新城決戰破敵

謝再興叛降張士誠兵寇東陽李文忠曰諸暨浙東保障使不守則衢信不支矣乃去諸暨六十里並五

指岩而城無何士誠又以三十萬圍新城文忠由嚴
陵馳救未至十里據龍潭而營守將胡德濟遣人謂
日衆寡不敵姑避之須大軍至文忠曰昔晉氏以八
千破符堅八十萬安在其寡不敵衆若未戰而退則
彼勢益燃雖大軍至無能爲矣莫若與戰死中求生
乃下令曰彼衆而驕我寡而銳以銳擊驕一戰可勝
勝敵之後輜重悉汝等有也明日交戰橫梁據鞍引
數十騎乘高馳下直出陣後衝其中堅敵列騎迎戰
文忠格殺數人所向皆靡德濟亦率將士城中鼓譟
古今紆籌

卷之十

九

而出敵遂大潰

常遇春設伏敗漢兵

遇春從上攻安慶漢人號言且援安慶遇春曰此
誤我耳賊必攻池州乃留羸弱守城而出銳士伏九
華山漢人果攻池州伏起俘斬萬人

常遇春繞敵背破敵

常遇春會諸將伐吳直趨毗山水陸鏖戰遂抵湖州
城塞其六門晝夜還攻張士信悉發境中兵爲援屯
于舊館出我師後偵知之潛引奇兵由大全港入結

營東阡反繞敵背且填塞溝港絕其歸路士誠第五子及諸將以舊館降已而進圍姑蘓士誠突圍出至盤門欲奔遇春營遇春分兵北濠絕之隨遣玉弼進擊而自以大軍乘後士誠敗走

李文忠殺俘焚輜重

李文忠破苗獠獲婦女輜重甚衆恐將士驕恣莫有鬪志因激怒之使盡殺其所俘焚其輜重曰此何足惜能努力破賊患不富貴哉衆皆感奮及嚴州平

上命忠守之張士誠遣其徒率苗獠水陸奄至文忠

古今事考

卷之十

十

出奇兵破之取所斬俘載以巨筏乘流而下於是見者皆遁

李文忠應變遷營

李文忠兵援慶陽已平適虜攻大同急文忠曰吾受命而來闔外事有利於國專之可也若候進止能無後時哉機不可失乃出雁門進次白揚擒其黠虜四大王天雨雪疑有伏親自入山覘之前軍已安營矣文忠遽令遷營復前進五里阻水爲營夜元將脫引伯悉衆來攻文忠令軍士蓐食堅壁勿動先以兩營

誘之自寅至辰度其饑疲乃分爲左右翼身當前鋒
擒脫引伯

鄧愈大開四門沮苗兵

此謂非其所
之

元苗帥左丞楊完者率兵攻徽州時城廓未完器械
未備胡大海攻婺源未回城中守兵甚少苗軍奄至
鄧愈乃激厲將士大開四門以待之苗兵疑不敢入

鄧愈捲甲夜趨

此謂衆人之
不及

鄧愈駐師臨江會鄧克明據撫州遣使通款實無獻
誠之意愈知其情捲甲夜趨之比日入城克明單騎

古今將籌

卷之十

十一

遁遂克撫州

湯和奪和陽城

上欲規取和陽選士三千椎髻左衽青衣如元兵狀
以橐駝載賞物聲言廬州兵送使者入和陽賚將士
冀和陽城納之又以絳衣兵萬人繼後約相距十餘
里俟青衣兵入舉火爲號絳衣兵卽鼓行而前乃青
衣兵就食他所致誤前約絳衣兵遲久不見火起意
我師已克也率衆前抵城下城中人知之急閉門出
戰我師不利日暮會湯和至與元兵遇急擊之追至

和州奪橋而登遂據其城

張輔討擒黎季犛

安南黎季犛反張輔討之師次新福賊恃東西都及富良等倚江爲固緣江北岸樹柵築土城甚峻城下鑿重壕內密置竹刺外穴地爲坎城柵連亘九百里盡發江北郡兵守之又於富良南岸江口多下椿木壘國中船艦移置椿內據險欲老我師輔乃造舟而進會西平侯沐晟自雲南來與合勢密戒諸將夜襲以舉火鳴角爲號至四鼓都督黃中昇攻具衝枚以古今新舊

卷之十

十二

雲梯附城牙將蔡福先登火炬齊發鼓角競鳴賊驚列象以陣輔以畫象蒙馬神砲翼之象見股慄爲銳矢所傷奔還官軍長驅直進賊潰走富良整兵拒戰橫艦江中載木立柵輔乘柵未備率將士力戰季犛父子以舟遁得土人莫遂用爲鄉導分兵窮追過海門渡鶴淺遂生擒之安南以平

傅友德守彭城

賊王保保遣將李二來寇傅友德守彭城度兵寡不敵調其衆方肆掠率步騎二千自呂梁渡趣擊奮柵

刺賊將韓乙敗走友德度賊且復至開城門陣於野
使皆臥槍以待聞鼓卽起李二果盛兵至輕我師寡
競而囂友德鼓之士騰躍搏賊遂擒李二

傅友德依策取蜀

傅友德率步騎繇秦隴趨成都 帝諭之曰蜀人聞
吾西征必悉精銳東守瞿塘北阻金牛以拒我若出
其不意直擣階文門戶旣隳腹心自潰兵貴神速但
恐不力耳友德疾馳至陝佯言由金牛潛使人覘青
川果陽空虛階文單弱乃引兵趨陳倉選精騎五千
古今紆籌 卷之十 十三
攀援山谷晝夜兼行遂克階州進拔文州趨綿州至
漢江阻水不得渡促造戰船百餘艦成將進攻欲以
消息達湯和而山川懸隔適江水暴漲乃以木牌鼓
十書尅階文日月投之江順流而下蜀守者見之驚
潰蜀相戴壽與吳友仁還援漢州旣至友德下令曰
彼遠來勞困聞向大亨之敗衆心洶洶一戰可克遂
迎戰壽等敗走成都以象載甲士出戰友德命弓矢
火器衝之象却走壽等降

廖永忠潛師破蜀

廖永忠副湯和討明昇和克歸州駐師大溪口永忠先率所部至瞿塘水激山峻蜀人設鐵索飛橋橫據關口乃密遣壯士五百舁小舟踰山渡關出其上流人持糗糧帶水筒以禦饑渴蜀山多草木乃令軍士衣青蓑衣魚貫出厓石間蜀人不之覺也度其已至率精銳出墨葉渡分爲兩道夜五鼓以一軍攻其陸一軍攻其水攻水者皆以鐵裹船頭置火器而前黎明蜀人始覺盡銳來拒則陸寨早破矣旣而舁舟出上流者一時俱發揚旗鳴鼓而下蜀人大駭下流之

古今紆籌

卷之十

十四

師亦擁舟前進舉火夾攻焚橋斷索明昇出降和至乃受降凱還

郭英乘霧設伏破元兵

郭英從大將軍北征進抵河西務距通州三十里爲營深溝高壘爲持久計諸將請攻城英曰我師遠來敵以逸待勞攻城非我利也宜出其不意破之次日大霧英以千人伏道旁率精騎三千直抵城下元將率敢死士張兩翼出戰英佯敗敵乘勝來追伏起哀其軍遂克通州

是先爲不可
勝以待敵之
可勝也

郭英夜劫虜營

擴廓帖木兒侵燕京營於城西郭英憑高望之謂徐達曰彼兵多而不整營大而無備請夜劫之達從其計會元將豁鼻焉潛約降許爲內應達喜乘夜襲之先遣五十騎伏城東十里以舉火鳴砲爲期至夜英率十騎潛入其營火砲并發伏兵亦舉火鳴砲大兵繼至元兵潰帖木兒遁去

傅友德遵筭取雲南

雲南殺信使納通逃 上諭傅友德曰雲南僻在遐

古今紆籌

卷之十

十五

方須知其山川險易以窺進取當自永寧先遣驍將別出一軍向烏撒大軍自辰沅繼入普定分據要害乃進兵曲靖曲靖雲南襟喉彼必併力拒我當審察形勢出奇取勝旣下曲靖令一將提勁兵趨烏撒應援永寧大軍直擣雲南彼此牽制疲於奔命破之必矣隨分兵趨大理先聲旣震勢將瓦解其餘諭之使降不煩兵服友德恪遵成筭竟平雲南旣克烏撒令兵城之版築方具元將卜實引諸蠻來攻友德據高崗嚴陣以待諸將欲戰乃下令曰我師深入有進無

退彼旣遁而復來心必不一當併力與戰若彼據險自固未易克也進戰卜寶宵遁遂城烏撒

傅友德班師誘寇

元阿禮失禮寇邊傅友德討之至哈者舍利王友德遽下令班師虜聞之以爲信也越二日復迴師深入至黑嶺鴉山等處虜出不意所獲人馬甚多廿三日

俞通海焚舟據上流

俞通海從征陳友諒至安慶先陳陸兵以疑之潛以精兵擣其水寨諒悉銳攻南昌

古今新纂

卷之十

十六

解圍出鄱陽湖逆戰通海火焚其舟諒復以厚艦連鎖爲陣我軍舟小怯於仰攻通海分調漁舟載葦荻納火藥適至脯東北風起乘而縱火焚其舟艦殆盡諒欲退保鞋山我軍橫絕湖面要其歸路相持三日通海曰湖水有淺處舟難掉不利於戰莫若入江據其上流敵舟若入必成擒矣敵果糧盡繞上流欲遁追擊之諒中流矢死

劉基破陳友諒方畧

陳友諒傾國入寇壓金陵欲發兵禦之衆怯未決劉

基曰請先斬主納款及奔鍾山者今賊驕矣誘之深入伏兵徼之取威定霸在此一舉於是決策誘破友諒盡覆其衆諒之皖城不下公曰彈丸地何足久勞師諒膽破矣急進薄江州彼必遁江州下皖城焉往諒果遁公授都督馮勝方畧遣一紙封日夜半出兵至某所見某方青雲起卽設伏頃有黑雲起者賊設伏也勿輕動日中曷黑雲漸薄回與青雲接者賊歸也銜枚躡其後縱擊之賊可盡也勝啓讀未敢信已而雲起具如公言遂依計破之取其城

古今紆籌

卷之十

十七

劉基科張士誠必走

張士誠來寇李文忠帥兵擊之劉文成曰勿擊三日後賊必走走而尾之賊可擒也三日公登城望曰賊走矣急擊之衆見其壁壘旗幟如故且聞鼓聲莫敢發公復趣之至其所果空壁矣所留皆老弱追之東陽悉獲其衆

文皇帝佯言征遼攻滄州

靖難師欲攻滄州恐南兵爲備乃下令征遼東將士不樂至通州張玉請問曰大敵密邇而勤師遠征況

遼地早寒士卒不堪此行何意上密語之曰今盛
庸駐師德州吳傑平安守定州徐凱陶銘築滄州相
犄角爲吾梗德州城堅且敵所聚定州修築已完城
守亦備獨滄州土城墮圯日久天寒地凍雨雪泥淖
築城不易我乘其機必有土崩之勢兵事貴神密佯
言征東使彼懈不爲備耳

文皇帝借逮官屬擒張曷謝貴建文君用齊泰計以防邊爲名悉

召燕護衛出塞陰去其羽翼以張曷爲北平左布政

古今紆籌

卷之十

十八

使謝貴爲都指揮使偵燕動靜潛約長史葛誠爲內
應曷貴督諸衛兵甲圍府第上與朱能謀曰彼衆
我寡奈何能曰是當以計取之今奸臣遣使來逮官
屬依所坐名收之卽令來使召曷貴付所逮者曷貴
必來因而擒之一壯士力耳曷貴擒餘無能爲矣遂

誅曷貴起兵北平

文皇帝命劉江聲言還師

靖難兵起遼東守將楊文引兵圍永平畧薊州等郡
縣上遣劉江率衆趨永平謂之曰爾至永平敵必

遁歸山海勿追之第聲言還北平彼必復來爾速出兵擊之必大獲俟後果如言

王驥分兵敗虜

西虜阿台朶兒只伯數侵甘涼總兵任禮蔣貴等勢敵不相下王驥輟部務行邊都指揮安敬驥而怯都御史曹翼追虜至魚海子將及之敬謂前途無水草不可進引還曹翼言狀上密勅公責貴死狀僂敬軍中以殉公故秘之大會諸將方就坐忽揖敬下曰汝奈何逗撓誤大計命斬敬謂貴曰公亦當死且責

古今紆籌

卷之十

十九

狀以報於是諸將士股栗莫敢仰視公乃分兵畫地約以賊小至則各自戰守大至則併力拒敵軍勢大振尋下詔任禮爲平羗將軍蔣貴趙安副之公爲監督公謀虜營狼山等處乃選精騎授蔣貴使爲前鋒自與任禮以大軍繼之與貴約曰勉旃不能成功毋相見也貴感奮直前搏虜虜渡黃河遁追敗之於

石城

劉江策禦平安

平安自真定引兵攻北平上召劉江問策江慷慨

請行與上約曰臣至北平以砲響爲號一次砲響則決圍再則進城若三次不聞則臣危矣臣若入城城中知救至勇氣自信可令後軍人携十砲聞三次砲響之後殿者舉砲俾聲常不絕遠近皆謂大軍繼至平安必駭散矣卒如其策

劉江定計擒海賊

劉江守遼東巡視諸島相度地形以金州衛金線島西北高于海堦可望諸島寇所必繇襟喉之地乃築城堡立烟臺瞭室一日望者言東南有火光江策寇古今紆籌

入卷之十

二十

江謂賊魚貫類長蛇故披髮作魚武雖愚士卒耳目而實可以壯氣

且至亟遣馬步軍赴堦上小堡備之犒師抹馬令徐剛伏兵山下姜隆帥精銳潛燒賊船截其歸路令曰旗舉砲響伏兵奮擊不用命者斬翌日倭寇二千餘乘海鱸直逼堦下魚貫而進江被髮舉旗鳴砲伏盡起爲兩翼賊奔櫻桃園空堡中官軍環攻急欲進勦江不許開西壁縱之仍分兩翼夾擊擒斬甚衆有脫入鱸者盡爲隆縛無一得免

固原土達滿四叛據石城勅巡撫項忠討之伏羌伯

毛忠戰死我軍遽退公卽陣斬指揮以徇陳始定移
兵據賊水草部兵恐賊來乘欲濟師公不許進與賊
相持百日賊稍急公隨二卒單騎抵賊寨諭以禍福
諸脅從賊日相率來降賊將楊虎狸被擒公叱欲斬
之狸乞宥死自効公卽假以詞色許令立功解金鈎
束賜狸遣之滿四竟爲狸所誘擒

韓雍全軍破蠻寇

兩廣蠻寇起詔御史韓雍釐理軍務或請分軍蹙

賊入廣西可破雍曰不然古伏鉞臨戎割闔外謂利

古今紆籌

卷之十

二十一

國家得專之也夫兵有合爲正分爲奇者二廣地解
完郡大藤峽爲賊藪本諸軍不先薄其本乃分兵以
趨其末分兵勢弱趨末難盡我全軍至彼南可以攻
大藤援高廉雷東可以應南韶西可以取柳度北可
以斷陽峒諸路勢若常山首尾互應志曰先人有奪
人之心茲行必勝之矣都督趙輔知雍才督大軍與
雍直抵大藤峽道有儒生里老數百人持香跪曰我
輩苦賊久矣今日來遇天兵得生爲良民願前驅以
自効雍大叱曰此皆賊耳令斬之左右皆疑旣縛而

袂中利刃出乃悉誅之懸首青棘中賊大驚沮曰韓公天威也遂破之

程信諫納孫鏜退虜

景帝卽位虜犯京師都督孫鏜禦虜西城失利鏜急呼城門求入吏科給事程信曰鏜小失利而卽開門納之虜勢益張人心益危速趣鏜戰必效死力上詔勿納鏜虜逼城鏜兵亦附城不得入皆死戰信與御史楊善城上鼓噪發鎗礮佐鏜虜遂退

于謙禦也先

古今新籌

卷之十

二十三

土木之難于謙見上曰虜賊不道將長驅深入而三營精銳悉簡隨征留皆老弱宜急募義勇集民夫更漕戍練營卒理戎器調兵食傳檄遠邇或邀其前或遮其後勤王搗巢以禦其至也先果以送上皇還京爲辭薄紫荆關大監喜寧胡種也降也先盡輸國情爲之鄉導喪師殺將朝野洶洶有議南遷者謙曰京師天下根本一動則大勢盡去宋事可鑒矣榜諭衆人守議遂決乃用王通等守京城孫鏜等出城禦戰召石亨等于獄復典兵盡移郭外人入城令所

啟鑿不遠選
與和肯宋朝
在事之失會
皇中不無復
酌復報者

卽韓信清冰
法

非公胆識兼
到安能定此
大難

運儲糧入城
不以資寇俱
為吐弄

過清野堅壁勿戰。通州壩上。所儲倉糧數百萬。急付
軍士往取。作為預支。芻藁不待奏報。悉燔之。虜長驅
至西關外。亨欲閉九門為持守計。謙曰。是示弱也。乃
躬擐甲胄。率六軍與亨出禦。虜見師堅不可撼。聽寧
計。邀謙等出議退兵。索金幣。廷臣莫決。謙曰。吾本兵
知有軍旅。卽由德勝門對壘約戰。又諜知上皇在
西。卽發火炮擊之。殺傷千計。衆欲乘勝進擊。謙曰。勝
未足雪恥。萬一不捷。所損實多。乃請。旨揭榜。潛遺
虜中。購能擒也先者。封公。賞萬金。以疑虜心。虜兼無

古今事考

卷之十

二十三

所掠。遂引去。大同叅將許貴欲與虜和。謙曰。中國與
虜有不共戴天之仇。且虜亦何饜之有。宋自澶淵後。
割地增幣。靡歲不有。卒之身屈國喪。無救於事。今日
惟有選將練兵。養成蓄銳。侵則相機勦殺。遁則勿追
而已。謙又言也。先屯衆逼邊。若不豫設法。選練則將
不識士情。士不識將意。况號令不一。遇有征發。所悞
非小。議於五軍三千神機等營。精選驍銳。分領操練。
有事互相策應。則人易遵守。內外兩得其濟。於是始
設國營。謙又以喜寧在虜。終爲大患。設法誅之。也。先

旋亦悔禍奉 上皇還京

于謙散遣降胡

承樂初韃虜來降者多安置東昌河間等處生養蕃
息驕悍不馴當也先入寇之際乘機騷動幾至不可
收拾會大發兵征湖廣貴州等苗于謙乃奏遣其有
名號者厚與賞勞隨軍進征及事平復奏留在彼

于謙議軍役就近補

于謙言大同等處其民生長邊方安其習俗性既勇
悍亦耐寒暑自昔至今應克軍役者多於腹裏及迤

古今紆籌

卷之十

二十

言言剝骨此
法天下萬世
可行

足食足兵道
無魁此

南衛所道途修阻跋跋爲難水土殊別死亡亦易歲
久年深拋家失業供役者少事故者多加之官吏受
賕貧留富放起解者未至逃亡者復來衛無實用之
人戶有清勾之擾旣僉長解復斂盤纏兵燹以來凋
零殊極軍戶又不足數民戶因而告損今後遇有逃
亡事故在營無人捕役例行清勾者就請於大同等
處附近摘補令其自備鞍馬不支糧餉仍行文先衛
豁藉除勾庶人免離鄉之苦更多戀土之情再使撫
卹有方教演有法遇有警急誰肯舍墳墓志產業棄

父母妻子而不力於公戰哉較之別處調來操備官軍主客既殊堅脆亦異民無離析之憂衛獲有用之兵計之得者也

郭登養銳待虜

土木之變虜欲復犯京師郭登以京兵新選不可輕發因奏言曰今日之計可以養銳不可浪戰可以用智不可聞勇此謂知彼知己可守則守其凍水等一帶宜皆堅壁清野京軍分據犄角安營以逸待勞以主待客勿求僥倖務在萬全此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卷之十

楊善面折也先

太上皇在漠北虜挾請賂遣都御史楊善往然絕不爲奉迎計公乃悉其貲不足則貸之中貴人益市綺繡之類既至也先所使館伴者來與飲帳中詫公曰土木之役六師抑何弱也公曰當是時六師之勁悉南征中貴人欲邀太上幸故里初不爲戰備今者南征之士悉歸河二十萬又募中外材官得三十萬悉教以神鎗火砲弩射命中百步之外又用言者計

奴虜亦可理諭今人自無誠胆所至因辱既大言以怖之復好言以誘之不屈

不勝有讀比
之肝繼蘇張
之言使命之
極善者

沿邊要害皆隱金椎三尺所值蹄立穿刺客林立夜
度營幕若猿猱而今皆置之無用矣問何言無用曰
和議成則歡飲若兄弟又何用也因賂之其人悉以
語也先次日公入謁又大賂也先公反責之曰

太上皇帝在朝時太師所使必三千人歲必再卽釋
子亡弗賚者金帛器服絡繹載道太師乃背盟好而
見攻何也也先曰奈何削我馬價又予我帛時有剪
裂幅不足者公曰非敢削馬價也太師之馬歲益增
價亦不繼而不忍拒是以微損之太師自度價所得

古今新籌

卷之十

三十六

比前孰多也先首肯善曰帛有剪裂者諸通事爲之
事露而誅矣卽太師所使進馬有劣弱而貂皮敝豈
太師意邪也先又首肯公復曰太師之攻我兩苦所
磔殺剝剔以數十萬計太師之部曲寧無有血吾刃
者上天好生太師獨好殺是以數有雷警今者能奉

太上皇歸我和好不絕器幣溢於穹廬而黎庶彼
此俱逸不亦快乎也先益喜因謂善有重寶來購乎
公曰太師得重寶歸我 太上皇天下後世謂太師
貪重寶也歸我 太上皇而不索重寶天下後世以

太師貴信義而賤貪黷令名奕奕何況我之德太師無已而重寶以漸繼也也先大悅遂以公見 太上皇再拜問萬壽侍立也先數目頌太上皇善太上皇謂善太師與汝坐則坐公頓首辭曰君臣之禮雖草野寧敢廢哉也先顧其下曰咄咄汝曹中國禮乃若此遂以輕騎奉 太上皇歸

王越以精騎復河套

王越總督廷綏輕騎襲破虜於崖窰川俘獲甚衆復選驍勇跳盪武騎爲腹心以間謀探虜累至所聚而

古今新籌

卷之十

二十七

劫之或剪其零騎復謀知虜滿都魯字羅亂加思蘭三酋自河套渡分寇西路其妻子營於紅鹽池乃率總兵許寧等以精騎五千襲之兩晝夜行三百餘里至其地分兵千餘爲十伏以相救身與寧等以兩哨薄其營焚其廬帳而還時滿都魯行剽至韋州頗有所獲遇諸鎮兵邀敗之賊旣失利歸而廬帳妻子畜產皆蕩盡乃相顧慟哭遠徙不敢復居河套故地

王越結陣却虜

王越與保國公朱永帥千人巡邊虜猝至主客不當

承欲走越止之爲結陣自固虜疑未敢前薄暮令騎
皆下馬銜枚魚貫行毋反顧自率驍勇殿從山後走
五十里抵城虜不覺明日乃謂承曰我一動虜躡擊
無噍類矣結陣示暇形也以惑之也次第而行且下
馬無軍聲故虜不覺也

余子俊修邊

延綏自正統中榆林未城也都督王禎始城移鎮榆
林成化間始置衛都御史余子俊請復廣榆林城增
添三十六營堡盡補陝中伍籍之脫落及罪摘南戍

古今紆籌

卷之十

三八

子孫不能南土者皆聽適伍以實榆林復建學官于
是邊有城堡軍得勤力以樹蔬果并開界外地使興
屯田歲得糧十餘萬石而榆林始爲重鎮矣東渡河
連大同西接寧夏虜不敢復恣出入又上疏言陝西
有三邊延慶寧夏甘肅延慶爲內地國初沿邊立界
石劄營堡築塹臺天順以來虜知諸邊各據險以守
難窺伺唯延慶一帶地無險阻可以馳突屢來犯邊
掠居民爲鄉導遂知河套入屯其中自是虜顧居內
而我守禦反在其外臣以爲莫若沿邊整臺空處築

爲邊牆立砦堡其高山陡崖因勢隨形或剗削或累築或挑塹綿引相接爲牆實便報可於是東起清水營紫城砦西接寧夏花馬池東西二千里每二三里間爲對角敵臺砦連北不絕空處築牆如新月狀可十八大整一十五自是虜寇益稀矣

余子俊議用車戰

余子俊疏奏自古命將出師禁暴誅亂見可而進知難而退進退之間非車不可臣熟看大同地方山川

古今紆籌

卷之十

三九

平曠宣府地方一半相等門庭寇至車戰爲宜爲今之計大率以萬人爲一軍車戰五百餘輛用步軍千人駕拽行則縱以爲陣止則橫以爲營軍空缺處用鹿角柞補塞凡戰士器械不勞馬駝乾糧不煩自齎若虜賊合衆對壘彼用弓矢止有百步我用銃砲動有三四百步威勢如相持過久彼將分散搶掠我或首過其橫或尾擊其惰前項車營最便策應運有足之城策不餉之馬此億萬年守邊簡易之法也

此策平原曠野極宜

劉大夏議朝鮮貢道

善兵者爭其
所之彼知其
所之雖不聽
深富爲備乃
得

朝鮮使者苦建虜邀劫請改自鴨綠江入貢劉大夏
曰朝鮮貢道自鴨鵲關至遼陽經廣寧入山海遼回
四三大城成此 祖宗微意今若自鴨綠徑抵前屯
大路恐貽他日患遂止

劉大夏立市糶法

虜入塞軍興乏食劉大夏往經畧之或曰彼中糧草
半屬中貴子弟此行殊不便大夏曰處天下事以理
不以勢定天下事在近不在遠至邊日集父老究議
一日揭榜通衢云某倉缺糧幾石每石給銀若干願
古今紆籌 卷之十 三十一
輸者米自十石草自百束以上聽不限官民商客不
兩月儲蓄克足先是塞上糧草定限百千石與千萬
束故中貴子弟轉買之邊人爭相牟利此法一更有
糧草家皆自得告輸中貴子弟無所施其蠹官府亦
不任受怨

馬吳平藍鄙

蜀盜藍鄙叛合四省兵討之詔馬吳治兵吳至閬所
部笑曰將不知兵若勝何乃擇驍勇材力之士千人
分爲四隊隊各立長會賊來逼城吳夜出百騎舉砲

擊賊營賊亂自踏籍吳統兵後乘之斬首四千級軍中皆喜吳曰尚未見大敵胡足喜宜及勝用之遂前遇賊賊方陣左伏兵於右爲應吳以正兵當左身與百騎直擣伏伏驚潰趨左左陣亦潰合兵擊之火其柵斬騎將方四捕首虜降衆萬人

馬吳不許賊降

賊蔓延勢尚熾副使張思齊招諭賊請降乞住劄臨清市空其民吳曰臨清市蜀襟喉上達重敘下連湖湘其地饒富沃衍何可委賊以自困益飭治兵賊不

古今新籌

卷之十

三十一

敢東與總督彭澤合擊之廖麻子灰餘黨推喻老人爲帥吳謂澤曰山險不便騎射深入則賊爲主或反失利願發步兵三萬據出入要道賊當自餓灰耳賊果窘縛老人降

馬文升設伏却虜

卷之十

海西衛都指揮散赤哈移文許管指揮受夷人真珠豹皮管懼賂都督產祭使繫笞赤哈赤哈率所部稱入貢欲面聞陳鉞守將以非所入貢道弗納赤哈益恨過經女直三衛聚數千騎大掠諸堡獨近塞十八

族皆以有使貢恐誤中兵留其使走撫順所自狀鉞
乃夜掩屠其族請大兵議勦余子俊言虜使入貢而
掩屠其家何以爲中國恩不若以一大臣偕大通事
往撫之馬文升曰善上卽命文升往勘升至盡赦
其被屠家數百人撫以好語給以布粟海西三衛亦
來聯文升察其意不實行諸路伏兵以待俄復入寇
伏兵發斬首二百餘級威諭產察悉請歸命

羅通固守居庸

羅通守居庸也先脫脫不花王阿喇知院三萬騎逼

古今新籌

卷之十

三十一

居庸公飭將士冒矢石固守宣府參將楊俊以精騎
入衛京師道關夜遣裨將告公公厲聲曰若欲保京
師耶保京師保居庸足矣下令有一人一馬南度者
斬以徇乃止會天大寒令老弱汲水灌城冰堅滑不
可破七日虜退趨紫荆追敗之

王信條陳時事

成化二年石和尚劉千斤反荆襄都督王信進據房
陸民兵不滿千人賊四千餘圍公主帥逗遛不援公
多張旗舉火晝夜不息歷四旬餘間以死士出城五

門戶失斯歷
關固不使之
進又何保耶

六里舉火炮賊以爲援兵至驚走追斬有功後移鎮湖廣疏言湖廣蠻夷雖腹中之蠹實無能爲但我軍奸黠之徒利其竊發可以邀功今但選精銳嘗加畏防勿蹈前非其患自忌荆襄流通本意逃避徭役長子老孫已成家業濫加誅殺恐傷和氣南畝之農無所蓄積收穫未竟餼糧已空機杼纔停布縷何在乞選公正仁惠守令大加存恤

丘濬論復賢良諸科

丘濬曰盜賊竊發古今代有彼其徒爲人所刼制者

古今新書

卷之十

三十三

心無定志爲利而動旣可以誘脇而來亦可哄嚇而去無足慮者所慮者粗知文義識古今者爾其言足以動衆智足以設謀其縱橫詭秘機畧變幻尤易以惑世而欺人此等之人苟非平時有以收拾之使其有所顧藉不肯爲非不則彼在中國則爲盜賊主謀彼出外境則爲夷狄効力其爲禍害有非旦夕可已者仰惟祖宗用人於科目歲貢外別有賢良方正才識兼茂經明行修諸科下至富戶老人亦在所用之列蓋以天下之大人材有能有不能故以此待之

使咸盡所用而無遺也近日額用科貢二途甚非

祖宗意也愚願復舊制諸科以收拾天下遺才敕有司凡不習舉業者有他才能藝術可稱皆許薦聞隨所能而試之量授一職大江以北人才樸魯固有心解而口不能言口言而手不能書者其中有知邊情諳武事及膂力技能過人亦許以名聞量用以爲都司衛所幕官或補任或添註或於武職中試其才能出衆者不次用之以爲將帥爲方面異日立功名攘夷狄未必不賴其用也夫然則天下之有才者皆有

古今新籌

卷之一

三四

用而無出位之思國家之所用者無遺才而無意外之慮黃巢必不販私鹽張榮必不爲阡能草書檄焚若水必不量江南張元吳昊必不爲夏人之用黃師宓必不主儂氏之謀徐伯祥必不引交人以入寇也

丘濬論止盜

丘濬曰立法以除盜賊不可不嚴亦不可過嚴不嚴則有司不肯用心除賊遂至養成大禍過嚴則有司恐罪及已上下相蒙蔽以避文法因而馴致大亂盜賊之起必推求其致盜之繇旣得其繇必研窮所以

至此者何故既得其故必反所爲以民待民而不以盜待民如是而民爲盜猶是若也然後以盜待之大抵民所以爲盜之故不在朝廷則在官吏又不然則是奸民之乘間生事也國家不幸有盜賊之起則必反而思所以致之者其禍起於朝廷則反已自責去其弊政起於官吏則根究其所自而誅逐其人若但出於奸民則必急勦絕之痛懲警衆使毋至於滋蔓如此處之則庶幾得其中耳

丘濬論平盜賊與攘夷異術

古今紆籌

卷之十

三十五

丘濬曰夫平盜賊與攘夷之術異何則夷狄之兵甲馬如雲矢石如雨牛羊橐駝轉輸不絕其人便習而整其器犀利而精故方其犯邊也利速戰以折其氣盜賊則不然險阨自憑鈔奪自資亡命是聚勝則烏合非有法制相廝敗則獸趣非有恩信相結然揭竿持挺郡縣之卒或不能制者人人有必死之心耳故方其羣起也速戰以折其氣勿追以攜其心蓋非速戰以折其氣則緩而勢縱非勿追以攜其心則急而變生今夫虎之爲物嘯則風生怒則百獸震恐其氣

不緩不迫之
間有數存矣
急而變生一
語尤佳

說二癸明快
可喜文字亦
佳但窮治之
禍驟而顯招
降之禍緩而
隱顯者得一
良守令可救
其後隱者究
必尋於兵

暴悍可殺而不可辱故捕虎之術必先設機旁置
網罟撞以利戟射以強弓鳴金鼓而乘之不旋踵而
無虎矣至蛇與鼠則不然雖其毒足以害人而非有
風生之勇其貪足以蠹物而非有震恐一世之威然
不可以驟取者以其急則入于窟穴而已故捕蛇鼠
之術必環其窟穴而伺之薰以艾注以水彼將無所
得食而出焉則尺捶可以致其命夷狄者虎也盜賊
者蛇鼠也虎不可以艾薰而水注蛇鼠不可以弓射
而戟撞故曰平盜賊攘夷狄之術異也雖然盜賊者
古今紆籌

卷之十

三六

平之非難絕之爲難平而不絕其弊有二不可不知
也蓋招降與窮治是已大患莫大於招降莫深於窮
治凡盜賊之起必有梟桀而難制者追討之官素無
奇畧不知計之所出則往往招其渠帥而降之彼奸
惡之民見其負罪者未必死則曰與其俛首下氣以
甘飢寒之辱孰若剽攘攻劫而不失爵位之榮繇是
言之是誘民以爲亂也故曰患莫大於招降凡盜賊
之首旣已伏辜而刀筆之吏不能長慮却顧簡節而
疎目往往窮支黨而治之迫脇之民見彼汚者必不

免則將曰與異嬰銅金木束手而待斃孰若逃遯山海脫身而求韋絲是言之是驅民以爲亂也故曰禍莫深於窮治且王者所以威服天下者惠與威也仁及有罪則傷惠戮及不辜則損威威惠兩失欲天下心畏而力服堯舜所不能也夏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汚俗咸與維新蓋渠魁盡殺而罔赦則足以奪姦雄之氣脅從汚染不治而計其自新則足以安反側之心夫如是天下之人孰肯舍生之途而投必死之地哉

古今將籌

卷之十

三七

丘濬論都城外止盜法

丘濬曰都城外盜賊生發請嚴勅捕盜官五百里內有劫掠者其應捕及統督者皆革其冠服俾以必獲爲期三月外除其名然京師地大而人衆俗雜五方難於辨識與其督責於後孰若豫備於先請於都城外分爲數路每路約量遠近立一望樓每樓於常操軍撥馬軍十名步軍十五名五日一番輪守樓上置鼓一白旗一烽火一遇有盜賊樓上軍卽搥鼓舉烽以白旗指其所往之方樓下軍具器械逐之必抵其

樓於衛若
設營以護
甲二策俱
可加

所至如此不必嚴刑督責盜自無矣若夫冬月於都城外設東西二營委軍官一員督領軍馬各一二百名有大車運載者許其豫設辭告知會集衆車必五車然後偕行每車差馬軍三名護送其芻料之具俾僦車者給之仍先行合經繇軍衛如自良鄉至涿州涿州至河間河間至德州臨清濟寧以至徐州此數處該班官軍十月以後暫免赴操俾委官督領馬軍以次遞送至交換處遇有回車仍令護回如此則道途無擁塞之患商宦無畏途之憂四方之人經歷艱古今紆籌

卷之十

三十一

險至抵近郊仰望九重宮殿於紅雲紫霧中有登仙之樂矣

丘濬論都城內止盜法

丘濬曰成周之世防姦盜者畿內則有野廬氏城內則有修閭氏是以都城內外姦無所容雖有不逞無繇而起猝遇非常有以制服修閭氏掌比國中宿互據者比合什伍宿衛於王城之中以爲追逐偕伺之備各於閭巷之間設爲互以斷行卽今鹿角之類設爲標以傳更卽今木柵之屬夜行有禁則入息者不

盜寇尤積小
戒巨

祖宗決意正
如此

趨於晦冥之時更漏分明則向晦者皆知夫早晚之
候蓋寇盜之興皆於夜靜人息時官府特於閭巷間
存此數輩俾其不寐以爲盜防此古昔盛時非獨海
宇內無有大姦寇而閭里門巷雖怯篋穴墻之小盜
亦無有也嗚呼天下事何者不起於微小哉惟其絕
之於微小所以不使其延蔓滋長而至於大且著也
國初於南京設爲四十八衛每衛各有營本衛官軍
就居其中遇有警急起集爲易又於五城各設兵馬
司設立弓手專以巡徼京城內外又於各坊里巷立
古今紆籌

卷之十

三五

爲火舖支更守夜其與修閭氏所謂互櫟追偕者無
以異焉蓋衛所有定居則呼召之軍易集巡徼有攸
司則追偕之責有歸 祖宗思患豫防之意深矣今
京師襲勝國之舊街坊里巷參錯不齊衛所散處士
卒名隸入籍者聚散無常且野處在數十里外一旦
倉卒有變急欲召集豈不難哉欲於無事之先豫爲
有事之備請復南京舊制夫南京之衛四十八今京
衛七十有餘其衛署隨處散置中亦有未置署者且
其軍士雖係籍衛中食糧至其操練以待調發則分

要在官得其
人不然多官
多事非徒無
益

在各營必欲使每衛各爲一處聯比其居決有不能
者今各籍在衛所隊伍在將領而其所居之地方則
各屬兵司也今京城地大人衆聚四海之人雜五方
之俗承平日久人烟衆盛姦宄實繁一城之大僅設
五司官僚十數員兵率百十輩京城內外不下百十
萬人力有所不周勢有所不及臣請每城量地廣狹
遠近添設行兵馬司數處添設副指揮一員居守其
司署相去以鼓相聞爲限司前建鼓樓一所添兵置
鼓以支更每更擊鼓而火舖則擊柝以相應緣近及
遠不許雜亂又於該轄地方除官民及匠外凡係見
操官軍在地方住者報名附冊就於本坊見居軍官
中推舉其管操者一員官最高者或侯伯或都督都
指揮無則把總指揮爲衆信服者爲地方總領每季
一造冊各爲三一留本司一送兵部一送總領官
每季行司兵馬率領本坊見居官軍起赴總領官私
居叅見每兵馬司歲委御史一員督察遇有警急兵
部下兵馬司行御史督該司起集該方官軍赴總領
處聽用又京城街坊襲前舊名安分界畫圖別立新

婚可一更五
更夜亦如之
何必放

名每處立一大舖分統小舖每小舖設更夫六名每
夜自二更一點起守至四更三點止其初更及五更
不禁人行每更二人一守一巡其大舖倍之在本巷
出大街口邊對立木橦二六尺以下懸鉄索三以截
斷行路二更後卽橫緹以絕往來至四更方開小巷
口俱爲柵門一更三點卽鎖斷五更一點方開各行
司爲印烙牌數十面遇有公事及緊急等事赴行司
告領牌照放擅開者坐以罪舖置鐘一面遇有盜竊
卽聲鐘相應大約京城直南北大街不過數處假如
古今紉籌 八卷之十 聖

崇文門自門至四樓爲一節自此抵城下爲兩節每
節夜撥馬軍十五名往來巡邏其九門城垣下每城
撥軍之數亦如之其巡邏之軍五軍大營每日於見
操官內輪差如此則盜賊之警更舖得以闌拒倉卒
之變軍士易於召集關係實大爲國遠慮者可不加
意乎

不祭倪岳論西北備邊事狀

畧云近歲虜酋毛里孩孛羅忽等大爲邊患蓋緣河
套之中水草甘肥易於屯劄腹裏之地道路曠遠難

於守禦是以轄於榆林者若孤山安寨安邊定邊諸路轄於寧夏者若花馬池興武高橋萌城諸路皆其入寇之所迤東則延安綏德鄜州諸路迤西則璟慶平涼固原諸路皆其騷掠之處擁衆長驅遠者逾千里近者不下數十百里沿邊諸將或嬰城自守或擁兵自衛輕佻則挫衄怯懦則退避既不能折其前鋒又不能邀其歸路虜進獲重利退無後憂虜勢不輯邊患不寧上厯 廟慮四年三舉一無寸功況京營之兵素爲冗怯臨陣退縮反隳邊兵之功望敵奔潰

古今彙纂

卷之十

四三

又爲虜人所侮此宜留鎮京師以壯根本顧乃輕於出禦以褻天威且延綏邊也去京甚遠宣府大同亦邊也去京甚近彼有門庭之喻此無陛楯之嚴可乎頃兵部建議宣府大同各出兵併力以援延綏而不計其相去旣遠往返不逮人心厭於轉移馬力罷于奔駭且聲東擊西虜人奸態擣虛批吭兵家與策精銳旣盡於西老弱乃留於北萬一北或有警彼未可離首尾受敵遠近坐困謂爲待計乎臣聞軍旅之用糧食爲先今延綏之地兵馬屯聚芻粟之費日賴資

給乃以山西河南之民任飛芻輓粟之役徒步千里
道路怨愁幸而至也東芻百錢斗米倍值不幸遇賊
身已虜矣他復何計又 朝廷出帑藏以給邊者歲
數十萬山西河南之民輸輕齎于邊者歲亦不下數
十萬銀日積則銀益賤粟日散則粟益貴遂於養兵
之中寓其養徂之智或以茶鹽或以銀布名爲准折
糧價實則侵尅軍儲 朝廷有廩廩之虞士卒無飽
食之日平居時人米一升馬草一束追逐所過一日
或二三堡或三四城豈能俱給哉而典守者背公營
私罔上病下賊勢張而無弭之之道兵力救而無養
之之術誰果盡心效力乎至有欲建奇功者謂必剪
建州之衆除朶顏之徒遂平河套夫 祖宗之於建
州朶顏諸衛不過羈縻保塞以固吾圉今若是將使
戎狄生心邊釁益起誠爲無策甚者謂昔以東勝不
可守旣已棄東勝今之延綏不易守不若棄延綏則
兵民可以息肩夫一民尺土皆受之於 祖宗不可
忽也向失東勝而今日之害萃於延綏而關陝騷動
今棄延綏則他日之害鍾于關陝而京師震驚賊逾

近而莫支禍逾大而難救此實寡謀矣以臣論之今日可行而未盡者舉而措之則爲力少而致功多日重將權以一統制而責成功日增城堡廣斥堠以保衆而疑賊日募民壯去客兵以弭患而省費日明賞罰嚴間諜以立兵紀而覘賊情日實屯田復漕運以足兵食而紓民力

李承勛計擊桃源賊

桃源賊王浩八起江浙間執兵備吳廷舉總制俞諫率邊兵欲勦南昌守李承勛曰賊乏食必掠裴源積粟請贛兵自德興南昌兵自岳源分兩翼伏裴源而令邊兵驅賊賊果走裴源大敗遁去

李承勛愧激王奇

華林賊丁大全攻殺副使周憲衆騷動李承勛單騎入憲軍偃臥其牀衆乃定賊將王奇僞聽撫助搜得其短刃縱使還奇愧激偕同黨陳羅降復約舉火爲應承勛乘之賊大潰俘斬甚衆

李承勛備諸要害

李承勛巡撫遼東地北隣朔漢南枕滄溟東臨鴨綠

與朝鮮界開原孤懸絕域密邇奴兒干黑龍混同禿
魯艾葱東西金山諸夷窺伺者衆助奏請築邊牆奴
賊不時撓我難就於是使別將馬廉禦清鎮楊鎮兵
闡松靖險劉勇康福分兵軍定遠慶雲砦河道身負
奮錘先士卒不日而就又城固鐵嶺斷陰山遼河之
交城蒲河塞女直之寇城撫順道建州之貢諸要害
悉固

太保王瓊破賊

山東劉六河南趙燧及江西桃源賊攻城剽府庫日

古今奇籌

卷之十

四十五

益盛賊嘗入寇山西甚得利踰年復獵境上陽若欲
東者王瓊曰賊必趨舊利奏集諸鎮兵據山西要害
伏之賊果入大敗之

胡世寧伏土酋

太平漳鄉多土官苗獠性輕亂而黠好夷其上先守
多難之胡世寧由知廣西馭以威信畧去文法酋豪
李濬叛殺掠吏士公誘濬中表趙元垵使擒之散其
兵四千歸農思明叛黃文昌等四世殺土知府占三
州二十七村地土知府黃場更服事之慕公德威欲

歸附總兵康泰因執其兄弟三人文昌懼反來奪公
守孤城甚危而屬邑土兵嘗被公德者聞之皆來援
一夕戈甲滿山谷文昌請降歸所侵地黃腸乞爲公
養子許之士官世襲展轉結勘索賂土夷土夷以故
怨叛公令土官生子卽開府子弟應世及者年十歲
朔望或有事調集皆得攜見太守爲識年數狀貌父
兄有故按籍爲請土官大悅無敢有反側者

胡世寧論處哈密

土魯番劫曲先衛人牙木蘭擁所統歸我土魯番遣
古今紆籌 八卷之十 四十六

使中國廷臣議欲縛牙木蘭與之易哈密胡世寧曰
曲先衛本中國羈縻牙木蘭反正歸順哈密宣城懸
遠無益事實善賈多巧術往往欺負中國今欲甘心
牙木蘭以攜貳我屬夷而以哈密爲餌釣大利宐勅
王瓊先盡復瓜沙羽翼之地悉收亾失屬夷封植哈
密宐爲不侵不叛之臣而後請勅降邪庶不辱王命
且土魯番方恫喝中國懸衝諸夷但遠越源沙烏合
難久我若大振威畧以離其黨購賞義附使相破滅
此伐交之術也今正宐厚待牙木蘭以風蠻夷之歸

附者

仇鉞佯從擒寘璠

安化王寘璠反招仇鉞以兵來會鉞佯許之至鎮璠
卽奪其軍鉞單騎歸私第京師訛言鉞與守備保助
俱從璠李東陽獨保其不然卽命助與越討之鉞歸
第稱病臥陽約壯士楊真等布中外候爲內應俄報
助等列營河上璠懼問計於何錦鉞使給錦曰事急
矣宜速守渡口且防決河以灌城退東岸無使兵得
渡錦果以三千人守壩上諸親信皆出惟留周昂守

古今紆籌

卷之十

四七

城璠欲出城祭旗纛等神使鉞陪祭鉞稱病亟又度
昂必親來預伏家僮俟昂果來入門鉞猶作呻吟
聲且言旦夕灰家僮猝起捶昂斬之鉞卽披甲躍馬
真等馳縛璠又詐傳璠令召錦還城密諭錦將鄭卿
以擒璠狀卿遂擊殺錦城中事定

王守仁先破橫水左谿以破桶岡

王守仁巡撫南贛置二匣行臺前曰求通民情願聞
已過時宸濠蓄逆謀曲護賊江西上流山谷劇盜流
劫省會積至數十萬廣東湖廣江西諸撫臣相觀望

公請提督軍務兵部尚書王瓊素奇公請上卽與
兵符徵兵湖廣將夾攻桶岡慮橫水左溪爲羽翼且
勢不得卽與湖廣兵合若攻桶岡則置兵兩寇間腹
背受敵今賊但聞徵兵攻桶岡橫水左溪必觀望出
其不意擊之桶岡成破竹之勢矣乃遣許清率兵自
上猶入會橫水郊文率兵自大庾下上猶之金坑入
會左溪伍文定率兵從南康上猶分入迨其奔軼自
率兵從南康進擣橫水與諸軍會賊聞官兵至卒集
衆守隘設滾木礮石禦之守仁未至賊巢三十里駐

古今紆籌

卷之十

四八

帥夜募得鄉兵善登山者四百人各執一旗懷銃砲
繇間道攀崖入分布賊巢左右極高山頂伏以覘賊
令度我兵至險舉砲應之又先遣壯士緣崖奪險發
其滾木礮石以伺守仁進攻賊據險迎敵忽聞近巢
山頂砲聲如雷守仁急麾兵逼之賊大驚謂我兵盡
破其巢矣皆棄險遁郊文等又破左溪原桶岡地險
難破左溪橫水潰賊奔入守益力守仁謂兵臨之不
若乘勝諭降之若其不降必反覆籌議乘其猶豫襲
之可以得志乃遣與賊通者諭賊賊皆喜集衆議而

橫水左溪餘賊謂不可不備守仁日促降別遣伍文定冒雨分道入賊聞奔走內隘逼水爲陣以拒官兵邢珣麾兵渡水前擊張戢衝其右伍文定自懸崖下攻其脇遂破桶岡湖廣兵亦至賊遁入山谷者追擒之凡破巢八十四計師期才兩月

王守仁計破泃頭賊

王守仁攻橫水賊懼泃頭乘勢出擾使人諭降之池仲容不從使人詣守仁所陽應以覘虛實及橫水破遣弟仲安求降願從征自効守仁知其情令從別哨古今紆籌

八卷之十

四十九

以遠其歸路桶岡平遣容牛酒容方嚴備詭使者曰龍川虞珂鄭志高欲仇殺故備之耳守仁佯怒珂與志高移檄龍川責二人擅兵狀且諭容俟事平爲討之及兵還二人來告變恐安疑責二人云渠方遣弟自効何重誣之下二人獄密從獄中授意令無恐守仁至贛張樂大饗將士下令曰橫水諸賊已平泃頭歸順境內無虞民久勞苦今置酒休兵爲樂遂散使歸農且遣安歸具述其事容心大安又別購賊所親者使說容謂王官意厚當親往謝之容乃率四十餘

人來謁見軍門無用兵形又珂等繫獄意益安遣告其徒無它守仁乃夜釋珂等間道歸發兵令諸官屬以次宴犒緩容歸已度珂等至諸郡縣兵當集乃設犒於庭引仲容入擒之趣諸郡縣兵直抵賊巢賊遑遽走聚九連山四面險絕惟一道通官兵不得入守仁令官兵衣賊衣抵暮作爲賊黨敗走者山上賊見之招之入官兵乃得入及度險始阨其路大兵隨至遂釐其巢爲縣設官司治之

王守仁計縛宸濠

古今新籌

卷之十

五十

宸濠反王守仁適往撫福建軍亂至豐城聞變卽還吉安與伍文定謀討之檄召邢珣等密遣諜四出投檄言京師及各省會發兵數十萬共誅濠疑其心使不敢出賊果疑四路兵且至冀守仁未卽進兵遲回數日始出南昌下南康九江遂攻安慶守仁兵已集衆議所向或謂濠經畫已久南昌必有嚴備今攻安慶不下兵疲意沮若逼之江中與安慶夾擊濠必敗則南昌不攻自潰矣守仁曰不然我師越南昌下而與濠持江上安慶兵僅能自守不能援我中流南昌

攻南昌橋穴之法使其反救則人心解體識力兼到之論

之兵出議我後南康九江合勢乘我我將焉支不如先攻南昌濠精銳頃盡出安慶守備單弱我兵新集氣銳南昌可克也濠聞我攻南昌必解圍還兵自救南昌既克彼氣自奪首尾牽制必成擒矣又遣人密書與濠所親信李士實若有約內應者濠得致書人遂疑士實等實等勸濠去安慶趨南京不則輕出斬黃趨京師濠不聽比仁破南昌濠果還救報至集衆議之或曰濠兵盛我援未至不如堅壁待之彼久頓堅城之下兵孤援絕將自敗守仁曰濠兵雖強不過古今紆籌

卷之十

五十一

以富貴榮惑衆心望其效力今進取不能巢穴又覆尚何成功封賞乎此吾破濠之日也於是逆戰樵舍縱火攻之遂擒濠

王守仁平八寨

岑猛叛兩廣姚鏌討猛死田州其黨盧蘓王受再叛益發四省兵嶺南大困起王文成代鏌公至開示恩信班師撤旅蘇受等自縛來歸公遣歸農公因八寨反側又毒嶺表密與蘇等約期日去又先因永樂保靖土兵自嶺南還密與領兵官約過八寨與蘇受

等兵相犄角徑搗其巢或遇其前或截其後或張左右翼夾擊之誅斬萬計八寨平

楊銳先幾拒寇

龍江總兵楊銳總江西十二衛所儲運糧艘聯屬比之陣法加嚴運無後期奉簡書守備九江安慶諸郡盡獲江賊于蓮花洲嘗與監司計事謂九江爲鄱陽上流不可恃湖最要害當以九江中左所一旅置戍於湖口縣之高嶺可遠望有警可卽達也乃繪長江圖具事標識呈南京機務重臣又請造戰艦習水戰于江上與臺院密議兵食繕皖城周城中多設井宸濠變作先引軍設鉤距於江側禁勿泄寇船抵岸爲鉤距所破公坐城上與衆誓勦逆當得大功有寇衣緋者稱凌十一先登公引弓中其首其子縱登貫其吭而死於是懦者皆起城上建大旗書勦逆賊以壯士氣寇爲敵樓數仞向城有甲冑者出闕楯外持鉤距大呼公發矢中左腋藥火齊發頃之樓燬惡者不可計宸濠船泊南岸率衆分攻五城各首舉木爲菽甚急公裂方布覆紙裹藥火千數散投所菽木上火

發盡棄走寇於北濠結木爲棧與城接挾兵而進公乃詭以大將軍火銃實石被緋金鼓置坡上向寇兵望見大潰潛使一卒從間道出燒棧絕寇衆解體力憊夜躡睡去公募善泅者數人於船中聞躡聲卽斬首絕其纜放之江中又遣一二強卒突入岸上營舉火礮城上應之乘勝捕殺聲震數里宸濠舉帆順風而返

沈希儀張疑恫賊

荔浦賊八千餘渡江東沈希儀倉卒以五百人待之

古今事考

卷之十

五十三

江岸希儀曰滑石灘狹牽線而濟雖衆可薄蛟龍灘濶成列而濟衆難圖矣適軍中乏布帛乃伐竹揭竿編篋爲繆頃刻成數百旗樹之蛟龍灘令羸卒守之多焚柴爲疑兵賊見之果趨滑石儀又分兵兩岸潛以小艇載勁卒伏葭葦中賊濟且半儀以艇乘瀧急衝之兩岸軍謀而前賊後行擠墜水內盡俘其前行以歸

沈希儀計殺岑猛

岑猛叛姚鎮討之岑璋其婦翁也居歸順慮其助猛

及知璋女失歡猛與璋徒貌合又慮猛擁勁兵據上流儻建瓴而下恐危蒼梧諸郡沈希儀曰此不足憂上官飽富貴戀巢穴所以叛者懼誅耳非有他志猛離田州而子女玉帛皆在彼安能無慮鏜曰恐彼走交趾儀曰走交趾則閉不得歸矣儀乃潛約璋鏜分兵爲五哨諸將畏猛莫敢南儀獨引兵南去上流五里而軍隘堅未易攻儀以騎兵千餘夜從間道繞出上流背立幟爲號黎明合戰璋陽遣兵二千助猛守上流一兵護女居猛左右見山上幟大驚曰天兵得古今新籌

卷之十

五古

上流矣潰而却官軍乘之斬首數千遂入上流乘勝攻田州猛欲走交趾璋兵曰不如且走歸順猛從之璋出境陽泣而迎春之別館醉之酒而斬之璋懼別將掩儀功先函其首送鏜以別首首貫猛體諸將得之馳獻猛首已先一日梟示矣

沈希儀夾擊降五都

沈希儀爲右江叅將右江故治柳州柳在萬山中城外皆賊穴民無地可回軍民官吏非甲不敢出城城中兵單弱不足仗儀始議勦五都五都去城五六里

巢最險賊最獷所掠最富十餘年不受兵儀乃付牙
將蔣紹宗兵五百擣其巢賊蜂出暴我軍隘其歸路
儀領五百人入援既至聲砲三奮擊而入紹宗聞砲
聲奮擊而出衷賊爲二腹背不支賊懼退守隘因熟
徇以所擄生口牛馬還獻而空其隘以歸紹宗

沈希儀賄間偵賊情

得賊情是行
兵最要

先是右江賊徧寄耳目於熟徑及城中吏民之黠者
凡官府動靜千里外必知之故輒得陰爲備且乘虛
侵掠沈希儀熟計圖勝莫莫如得賊情得賊情莫如

古今新纂

卷之一

五五

給商販金悉
得賊情是賞
莫厚于間

諜若官府人爲諜賊必生疑乃陰求素商販賊中者
託言買物召入府中密諭之曰吾免若罪益若金買
物若能以賊情報重若賞賊雖兇狡護諸販謹故雖
絕棧深菁販皆得至廉得其情則以告儀厚賞之親
昵勿得聞至期聲砲三但命諸軍出某門隨旗頭買
買而行不知所在旗頭則儀心腹也頂之營定賊果
至伏起追殪之賊或至他所儀軍已先賊至賊驚爲
神隨行軍除旗頭外悉莫得其故儀始至柳聽諸徃
出入遊嬉城中撫如兒女久之擇其巧者令偵賊賊

以絕記賊巢
使隣賊不敢
助戰是謂其
次伐交

腫目奇使腫
目人詣賊徵
所掠更奇

發輒報輒賞間語之曰若婦何不一見夫人夫人慰

藉賞以雜繒就中察其夫曾以賊情告者私勞之益

以玳果美物寘其袖中命妾婢醉之酒狻婦偕其夫

踊躍歸出所私誇諸婦諸婦心艷之爭喚其夫使告

自是狻婦來見者衆傾筐給之不吝間又遣使至巢

以夫人命賜諸婦物諸婦即對使者言不必盡自其

夫言於是悉得賊情用兵如風雨來去率輕騎剿其

劇者兵至巢以管為繩繞記賊所示諸軍所捕繩以

內無得免繩以外不許濫有黨賊助戰者即遣熟狻

古今紆籌 卷之十 五十六

檄之故項擣其巢所護劇賊不皆殺腫其目刈其耳

賞之金遺之財後賊有擄掠不遣兵但令腫目者往

徵所掠賊震懾不敢隱盡還即以給被掠者以其餘

質腫目者賊所得不償所失擄掠亦希

沈希儀設秘駭諸狻

舊制發兵必請命督府檄下乃發沈希儀曰如是則

吾椽史與督兵椽史皆知之知者多則謀洩不能無

生得失況柳去督府千里往反待報豈不後時哉凡

率兵入巢未嘗申請既勝則上首虜以邂逅相遇為

辭故謀得不洩嘗欲勦一巢忽稱疾所部來問曰思禽獸肉且從汝獵明起出獵去賊二里止營軍中始知非獵也又嘗察賊所止宿于風雨晦冥夜四散遣人齋火砲以筒貯火衣氍毹戴毳帽與草同色潛詣賊所同時聲砲賊聞之各驚爲儀至挈妻子裸而走險明旦下視杳無人也遣黨入城偵訶東西巢各驚言昨夜老沈來問之城中人則儀固安坐不出也因相詫爲鬼自是賊落膽

沈希儀以狴攻狴

古今新籌

卷之十

五十七

希儀治柳十三年諸賊俱盡獨韋扶諫七捕不能得會有言扶諫逃入三層巢潛兵勦之扶諫已同巢賊往劫他所俘其巢妻子七十餘人以歸初儀俘賊妻子卽賞狼兵至是獨匿空室善飲食之故遣狼兵挺刃入室示捨殺狀而儀故鞭退之者三乃遣熟狴往語諸狴凶妻者曰沈公欲得扶諫耳得卽還汝妻子諸狴有來投儀者儀遣視其妻相持而泣曰非沈公久爲狼兵捨殺矣何不縛扶諫贖我諸狴心割而別謂儀曰當緩圖扶諫切勿以妻子與狼兵因馳詭扶

既制諸狴又
制熟狴密而

直奇

諫曰官府擄吾妻子而穿山驛乃守堡百戶與巡司
皆在山中今往劫之可得三印官府懼失三印冒重
罪必易還我妻子扶諫從之諸狴遂醉扶諫而縛之
置岩洞中又慮見賣因熟狴請於三十里外相易儀
乃鎖狴妻子刃挾以行使熟狴諭曰汝若劫妻子先
殺之然後戰諸狴曰吾獻扶諫懼誅沈公當遣三十
人自取之儀慮諸狴有變乃選十五人賞而遣之又
質熟狴妻子以十五人付熟狴曰汝偕十五人以扶
諫來吾重賞汝若損吾一人汝妻子齏粉矣至岩洞
古今行籌

卷之十

五八

果得扶諫出五里諸狴又懼扶諫往妻子或不至請
易於此儀乃遣狴妻子數人往言刃挾諸婦狀狴懼
遂易扶諫以歸剜目截耳分屍爲四懸城門諸狴出
入見之無不股慄

沈希儀多方賺計殺岑金

思恩土官岑濬被誅以其酋徐五章貴爲土巡簡聽
於流官會有點酋冒稱濬子金攻城掠郡夷人嚮應
賓州部下楊留濬故首也聞金起詣儀言曰吾小主
在請往儀初重慮金未暇慮留及留言以賓州去金

宛轉之極

并已帖示兵
備以周密

百里留若爲內應則賓危廣左盡騷矣然事大難以
急圖遂惋色謂留曰汝第往我亦聞金乃潘第九子

岑氏其復興乎呼至密所曰爲我語金欲官無殺人
劫城當以萬金賂我因以狀訴我及當道若萬金難

卒辦可立券與我又以花紵付留曰爲寄金得官則
爲衣之可常念我但徐五章貴素仇汝亦仇金可善

備之留見金具述儀言金喜信因率兵五千詣賓州
城守請勿納儀佯罵曰金非賊何故不納覘者告金

心益安遂率留及親信二十人裒甲見儀奉萬金帖
古今紆籌 八卷之十 五九

儀咲受之曰汝得官勿忘我又令其姪見金曰汝兄
弟也他日得官出征吾每乞四功與汝頃之復爲金
謀曰兵備公亦不可無所餉可寫帖吾爲汝致因以
兩帖入示兵備咲而焚之乃遣金詣兵備明日犒金

卒牛酒兵備赤犒之儀謂留曰儻兵馬殺金是吾殺
之矣儻刺客殺金是貴五殺之矣今以金付汝留乃

日夜爲備儀又遣姪至金營與同飲食臥起金益心
成於儀矣儀欲縛金然憚其衆時巡按在南寧欲誘

至彼乃密語兵備先行謂金曰吾挈汝訴巡公遂爲

不特伐交且
伐其謀并伐
其心

貴五之忽至
亦必儀有以
教之也

作稿塗改數次以示忠於金又曰吾與汝往南寧恐
貴五中途害汝汝可改衣裝雜椽吏中先令五千卒
隨我行又恐貴五賂吾庖毒汝可同我食金益信儀
愛已行至思龍驛又謂金曰南寧人皆言汝叛今以
五千人往恐疑汝不若散遣三千選腹心二千從又
行一日去南寧百里謂金曰汝至南寧恐從人衣糧
不給不若以千人營此以千人從便金然之入見巡
按巡按曰吾爲汝奏翌日犒其衆留金待奏居五六
日儀又謂金曰汝衆糧且盡思思去南寧甚近何不
古今紆籌

八卷之十

六十一

遣其半歸取以來金遂遣其中其前所營百里外者
亦以乏糧稍散獨五百人處城中儀欲縛金又恐五
百人爲戰欲別爲計而頃所遣取糧者又至乃請巡
按去南寧可使金從於路圖之至思龍驛忽報貴
五將萬兵至陽迎巡按陰欲襲金金大驚儀亟呼貴
五罵曰汝安能擅兵至此金得官與否惟朝廷命汝
安得私仇之謂金曰貴五兵且至矣可入賓州進吾
府中則貴五無奈汝何矣金遂馳入賓州貴五請甘
心於金不許密請巡按散遣貴五兵緩圖之時金衆

此疑留於其
黨也大奇

出其不意留
亦無計可施

與留所將尚各千人儀乃遣金與留各以百人護送
巡按至柳州以自結至柳金入叅將府儀令夫人出
見曰金吾子也得官聽調往來我或不在汝必見之
金大喜時金所部百人皆營城外其大酋五六人病
臥獨四五人俱儀乃先以狼兵三百護巡按三百護
兵備三百入府待事置酒勞金醉夜遣狼兵縛之黎
明使人召留城外預合各狼兵階墀左右立留與其
徒入見儀大言曰非留忠不能成此以十金勞之留
愕然儀曰汝尚欲贖衆耶汝以金國賊也與我同心
古今紆籌 八卷之十 六一

誘之至此故得就擒耳留懼不敢言儀復曰吾爲留
奏功矣因見留於巡按暨兵備各勞賞之及勞城外
二百人令留帥還賓州併令留捧檄散遣金兵之在
賓州者曰所誅止金乃械金送巡按撲殺之留亦病
歿

胡宗憲毒酒設伏敗倭寇

徐海麻葉規知杭嘉兵調發松江率衆數千水陸並
進杭城無兵人情洶懼胡宗憲方巡浙東得報星馳
至嘉興會賊從嘉善來前驅薄城外宗憲曰兵法攻

謀爲上乃取酒百餘罌投毒其中載以舟選卒慧而
猛者假寇服坐其上佯作餉軍狀載向賊所見賊卽
棄舟走賊競取飲之多歘然徒衆甚繁我兵寡且怯
適保靖宣慰彭蓋臣以兵至宗憲曰賊善伏且知分
合宐分左右奇正翼擊之蓋臣不聽挫兵於石塘宗
憲急拊其衆苗兵復感激激思奮乃指畫石塘地形曲
折令其分道而伏賊至前鋒迎擊佯北俟其過伏起
三面擊之賊果敗走平望平望故別有苗兵營四面
合圍賊還走王江涇勞且餒鄉兵官軍共乘之斬首
千餘級

古今新籌

入卷之十

六十二

胡宗憲誘殺徐海

徐海寇乍浦乘勝圍桐鄉宗憲曰賊已困桐鄉倘分
兵困崇德奈何乃檄諸路爲戰守計與趙文華謀曰
王直以威信雄海上無他罪狀苟得誘而使之可陰
攜其黨乃遣辨士入海說直直遣子毛烈款關謝過
宗憲因厚遺謀者陰過海處云直已款服朝廷赦之
矣且新督撫推心置腹須乘此時解甲請罪海頗然
之亦遣酋謝過而厚索貨遺宗憲因厚遺來酋盛張

軍容令縱觀以寒其膽他日別首來待之如前海亦歸心獨薩摩王弟書記陳東未從海間使酋至城下私語城上曰海已解去是夕果從崇德而西乞我師夾擊東宗憲疑未許而東獨盛爲樓櫓撞竿以撞城城幾壞有一男子爲綿索環撞處竿復至以綿挽而上鉅截之東無奈聞海去亦引還桐鄉圍解海雖陽爲聽撫心實狐疑會海上賊繇吳淞出西南宗憲恐海中變與之連衡急啗海使東擊賊可得舟還島海果逆擊之取其舟而去又謀聞海書記葉麻黠悍而古今新籌

新隙於海諷海縛麻以出又策麻與東素相倚令詐爲書勸東反兵殺海故以其書陰泄之海海得書感泣日夜謀縛東以報乃以金千餘賂薩摩王弟詐請東暫署書記縛東以獻東黨忿忿遂謀襲海宗憲私告海曰督撫許汝趙尚書以汝罪大未卽允我艤舟海上汝誘衆逐我令我多俘斬庶可謝趙公而全活汝海從之汴浦之賊自是無孑遺矣海自以有功朝廷請入欵界期海猶擁酋數百求胄而入宗憲許之下堂謂之曰汝今內附朝廷貸汝慎勿再生事厚遺

之而出然所部尚衆難卽誅乃佯令海自擇善地以居海擇沈家庄宗憲曰善兵者乖其所之海與東之黨仇已深今合而兩附者迫故耳庄故有東西二處中綰河爲塹因謀諭海居東庄以其西居東黨頃之永順保靖兵至東黨疑海約官兵勦之也夜伏邏卒東庄上瞰之海皇遽出從間道欲走幕府邏卒瞰知之歸報東黨東黨聞之大驚卽勒兵過海所罵曰虜卽俱歿遂私相鬪官兵四面墻立永保兵大呼而入宗憲乘風縱火海赴水歿餘酋殲盡

古今新籌

八卷之十

六四

胡宗憲計殺王直

王直流劫海濱胡宗憲以彼越在島中須誘致之乃可擒遣辨士蔣洲陳可願等假以移諭日本禁戢部夷爲名至五島見直宣布皇靈因言宗憲推心置腹任人不疑拔直母妻于獄中館待甚厚宐乘此機立功自贖直初謂母妻歿矣聞無恙竊喜始有渡海之心其親信皆曰不可輕往當遣至親往彼宣力嘗其真實然後繼進乃可以逞直遂留洲在島令葉宗滿王汝賢毛烈同陳可願至寧波曰宣諭未至時徐海

已擁薩摩州入寇矣今直歸順先遣吾儕投赴効力
成功後惟願進貢關市而已宗憲揣知其計姑列狀
上請已而海果寇嘉興宗憲就烈謀之以觀其志烈
方倚海爲援且欲直速來乃曰此非吾父不可遂留
王汝賢在軍門而自以招直爲名與葉宗滿開伴去
是年海就擒宗憲恐形跡彰露委心汝賢禮遇宗滿
時對將吏曰直非賊特性倔强不肯見我見我當有
處直謂宗憲誠朴可欺欲乘此保全親屬又未知海
歟亦可與之相援先遣烈率銳卒泊岑港據形勝慷慨

古今疋籌

八卷之十

六十五

慨登舟醜酒誓衆曰俞大猷吾嘗破之列港須謹備
之宗憲預調大猷于金山代以盧鏜鏜故與烈從事
舟山直坦然不疑惟日伐竹木爲開市計朝廷顯詔
誅之宗憲秘不宜密調戚繼光等潛伏要害復使給
直曰汝欲保全家屬開市求官必須歸降且汝大兵
在此卽往見誰敢留汝又與所親先來見者連牀臥
故露諸將請戰書于几上夜半佯爲醉夢語吾欲活
汝故禁不進兵汝不來休怨我辭含禍不可聽所親
者漏之直直猶觀望宗憲乃開關揚帆示欲進兵直

荷知海已成子無助因嘆曰王者不處漢高脫於瀉
門胡公其奈我何桀然詰軍門執斬之

俞大猷舟師破倭

俞大猷爲浙直鎮守時倭難作大猷言防江必先防
海水兵急于陸兵蓋倭奴長陸戰令樓船高大集萬
鏡其上倭船遇之輒摧壓焦爛固我兵所長也善戰
者毋以短擊長而以長制短且海戰無他法在知風
候齊號令以大舟勝小以多勝寡耳于是用舟師戰
而舟山積歲不除之賊皆勦

古今疇籌

卷之十

六六

戚繼光鴛鴦陣

戚繼光會倭難其練兵議曰無兵而議戰猶人無臂
而格于將乃今烏合者不張徵調者不戢吾不知其
可也聞義烏人其氣節愜其習慄而自輕空可鼓舞
及今簡練訓習一旅可當三軍督府乃檄光亟募二
千人假以節制則以什伍起于丘乘兵寓于農第西
北地夷宜得地利南而走險不利竝驅乃間長短兵
夾振而進隊立一人爲長偏則伍之兩則什之犄角
互張擊刺互用各鴛鴦陣

戚繼光策全薊

戚繼光曰薊當肩膂塞上周垣二千里一瑕則百堅
瑕比年造圯逋修滋費無益請更版築諸戍士畫地
受工跨墻爲臺睥睨四達臺高五丈虛中爲三層臺
宿百夫械器餼糧具在虜至則當陴以守退則番休
第力詘未能舉羸先築千二百座薊人多木疆律之
軍正將不堪請募南中入穀者一軍以倡勇敢

劉顯奮擊破倭奴

劉顯將蒞事金山適倭寇淮揚留京戒嚴張大司馬

古今新籌

卷之十

六二

檄顯備浦口顯曰賊輸掠旣衆其欲已盈必不南今
去者半在泗者需之亦去耳馳至安東謀之賊艘二
十九所留皆黠銳者知顯至遺顯書詞甚謾顯曰賊
易我其歸情可斃也迺伏甲岡下躬率四騎薄賊艘
馬中矢顯下馬出鏃賊馳而前顯躍馬斬馳者賊至
岡下多中弩然猶扶傷而鬪衆欲逐之顯日日盱矣
勿逐也賊聲言焚民廬顯卽先自焚度夜當兩日我
露宿是賊以佚待勞也乃環岡十五里而軍選人持
火器涉賊艘賊數驚徹夜不得寢厥明持一幟號于

衆曰有能敢勇殺賊者立此幟下得三百人曰我前拒汝爲後勁命四十人塞隘巷之衝每巷五人守五人巡曰賊出汝踣命六十人分四部伏岡下曰賊潰汝擊命三巨艦積葦泊上流曰賊艘汝焚右之虛營以張其勢左之疑兵以分其黨復令數人升屋謀曰獲賊矣既誓乃陣賊且巷出連斬四五人氣稍奪顯大呼突賊壘斬其前隊二人并指麾者出賊陣後賊披靡奔舟舟焚四起夾擊追至舟盡斬之

劉顯破土蠻

古今新籌

卷之十

十一

劉顯總兵四川攻凌霄擒阿苟叢么兒斬阿墨賊遂喪膽留阿大守雞冠而阿二方三等上九絲顯計蠻中九日禱賽必聚飲盡醉乘夜攀蘿冒雨腰組扳挽而上兵入蠻帳二酋醉夢驚覺起距關互擊戮踏籍投崖落壘死者無數二酋走保性徭寨官兵追至貴州大盤山獲之并破雞冠寨阿大逆出爲部將所擒

都蠻盡平

古今新籌卷之十終

